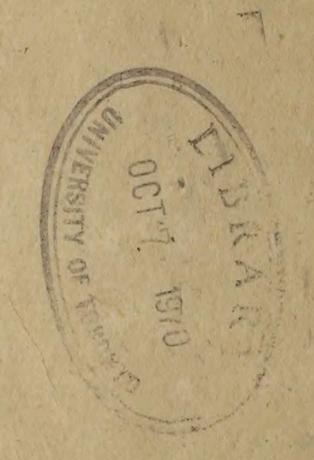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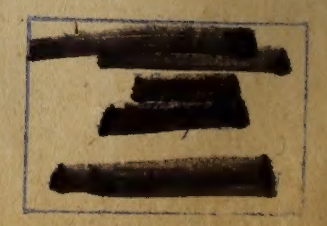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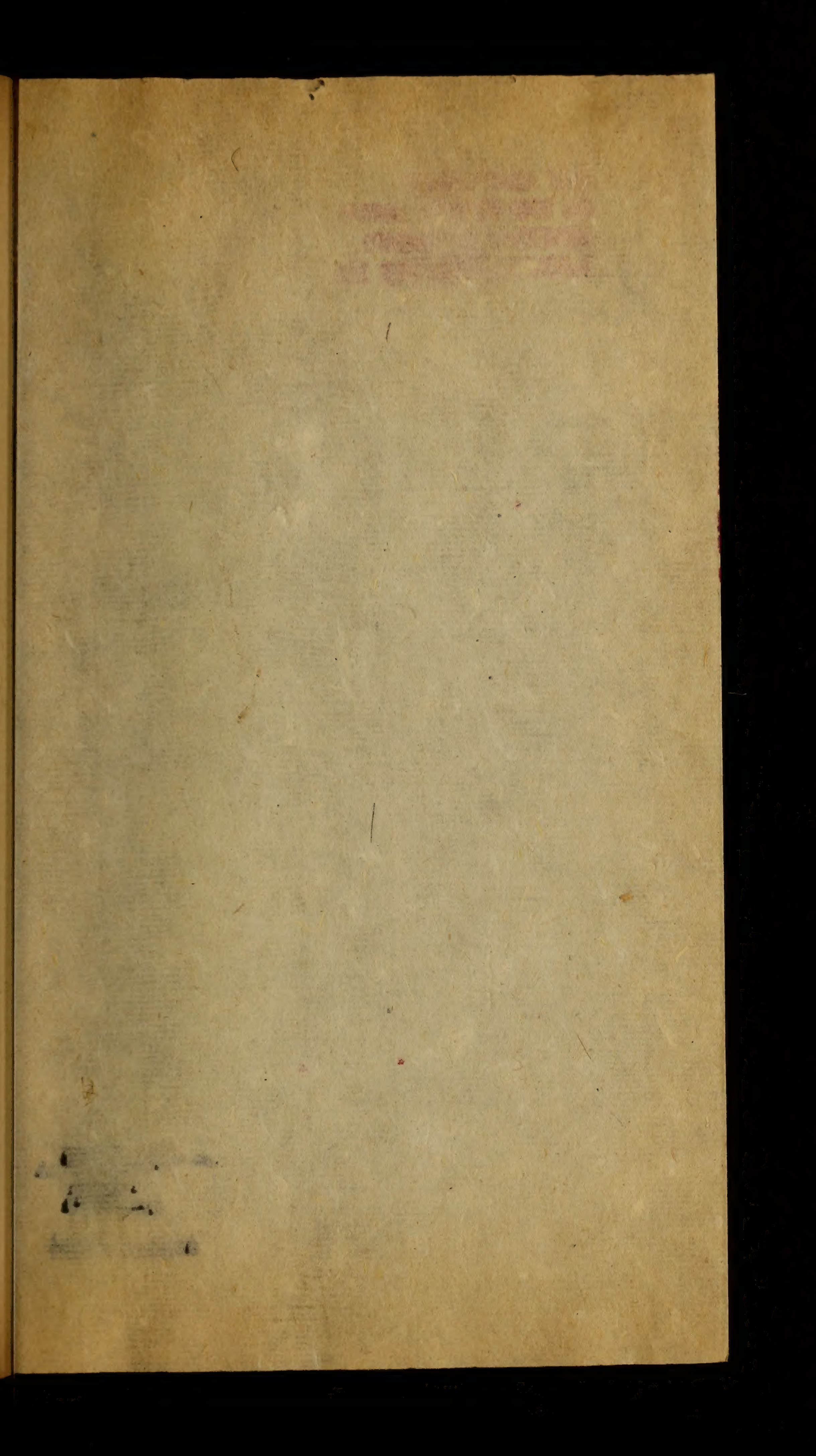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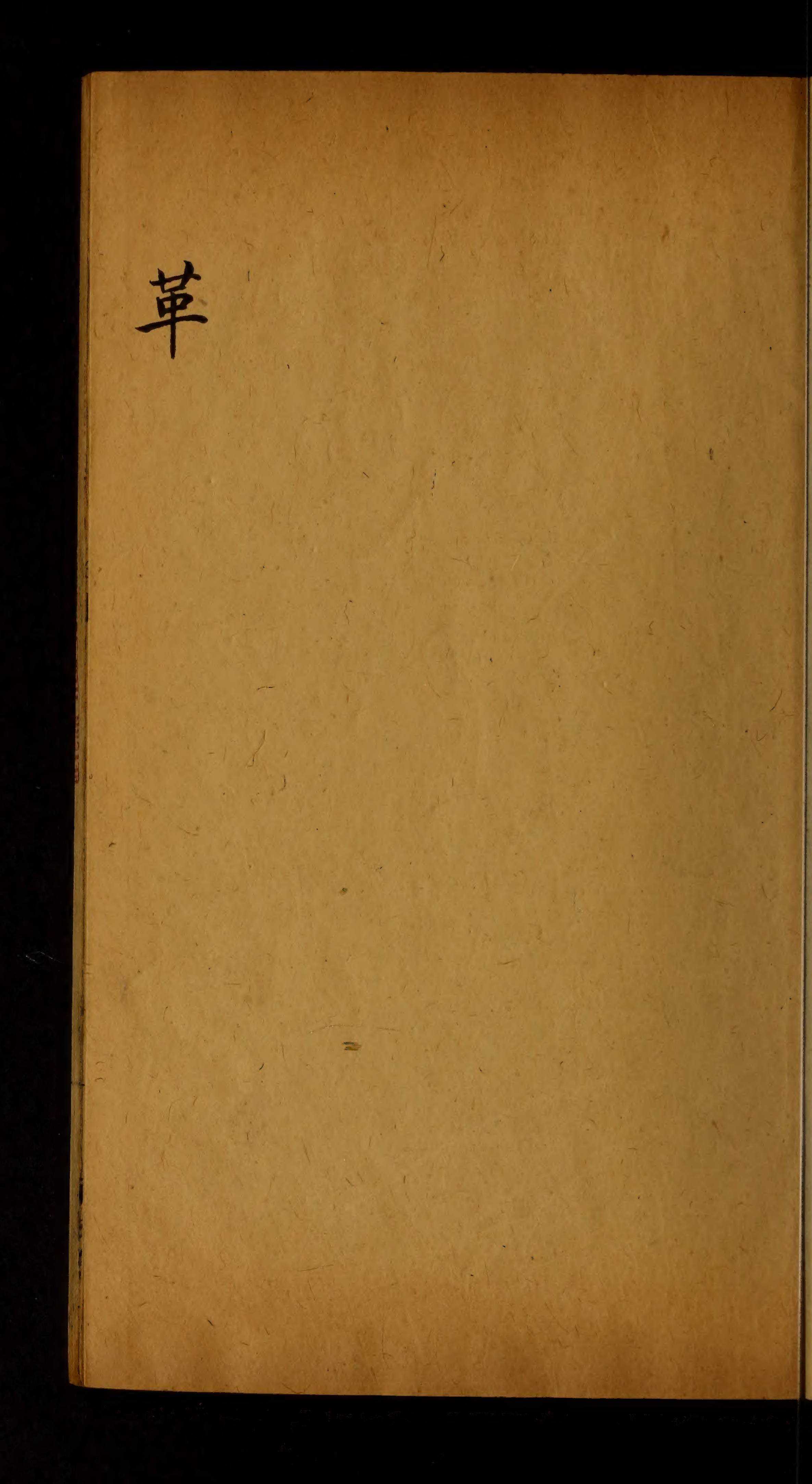
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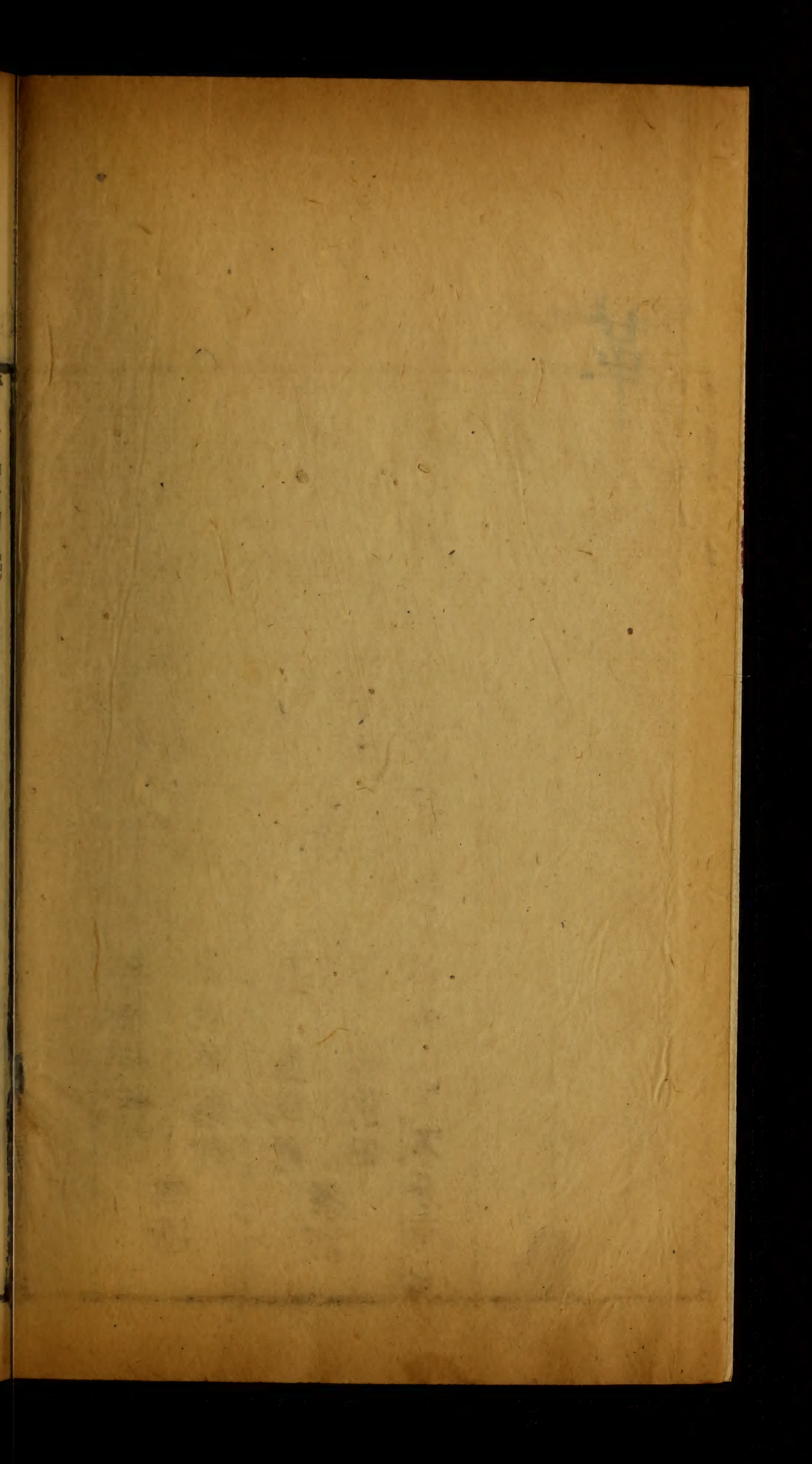








革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男惟翰侍何
　　　徐秋萼蘭仲　編次

同學　嚴　祁雲公　吳　濂跂周
　　　嚴　祉介繁　王　畹蘭田　參訂

宋史全目下　正史　依金史正分目錄上下不分南北

列傳

李綱上

李綱下

宗澤、趙鼎、

張浚 子杓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陳禾、蔣猷、

韓世忠 子彥直

岳飛 子雲、雷、霆、霖、震、孫珂

劉錡、吳玠、吳璘 子挺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皐、胡閎休、

張俊（從子子恭）、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王友直、李寶、成閔、趙密、劉子羽、呂祉、胡世將、鄭剛

中、

自時中、徐處仁、馮澥、王倫、宇文虛中、湯思退、

朱倬、王綸、尹穡、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翟汝文、王庶、

辛炳、

宋弁、鄭望之、張邵、洪皓（子适、遵、邁）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迨、趙開、

鄧肅、李邴、滕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
向子諲、陳規、季陵、盧知原、弟法原陳桷、李璆、李朴、王
庠、王衣、
衛膚敏、劉珏、胡舜陟、沈晦、劉一止、弟寧止胡交修、綦
崇禮、
章誼、韓肖胄、陳公輔、張燾、胡松年、曹勛、李植、韓公
裔、
何鑄、王次翁、范同、楊愿、樓炤、勾龍如淵、薛弼、羅汝
楫、蕭振、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瑀、張闡

洪擬、趙逵、

張燾、黃中、孫道夫、曾幾兄開、勾濤、李彌遜弟彌大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陳康伯、梁克家、汪澈、葉義問、蔣芾、葉顒、葉衡、

葛邲、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茂良、

劉珙、王藺、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李彥穎、

范成大、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良翰、杜莘老、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橐、胡沂、唐文若、李
燾、
尤袤、謝諤、顏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張孝祥、
李衡、王自中、家愿、張綱、張大經、蔡洸、莫濛、周淙、劉
章、沈作賓、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趙汝愚子崇憲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周南、林大中、陳騤、黃黼、詹體
仁、

胡紘、何澹、林栗、高文虎、陳自强、鄭丙、京鏜、謝深甫

許及之、梁汝嘉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質、陸游

方信孺、王柟、

史浩、王淮、趙雄、權邦彥、程松、陳謙、張岩、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祖、

余端禮、李璧、岳霖、倪思、宇文紹節、李蘩、

鄭瑴、王庭秀、仇悆、高登、婁寅亮、宋汝爲、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游仲鴻、李祥、王介、朱德

之楊大全、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爚、柴中行、李孟傳、
陳敏、張部、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趙方、賈涉、扈再興、孟宗政、張威、
汪若海、張運、柳約、李舜臣、孫逢吉、張頡、商飛卿、劉
頡、徐邦憲、
李宗勉、袁甫、劉黻、王居安、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居仁子卓、劉漢弼
杜範、楊簡子錢時、張慮、呂午子沆

呂昌裔、汪綱、陳宓、王霆、

高定子、高斯得、張忠恕、唐璘、

婁機、沈煥、舒璘、曹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湯璹、蔣重珍、牟子才、朱貔孫、歐陽守道、

孟珙、杜杲子庶、王登、楊掞、張惟孝、陳咸、

趙汝談、趙汝讜、趙希錧、趙彥呐、趙善湘、趙與懽、趙必愿、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董槐、葉夢鼎、馬廷鸞、

傅伯成、葛洪、曾三復、黃疇若、袁韶、危稹、程公許、羅

必元王遂、

吳淵、余玠、汪立信、向士璧、胡穎、冷應澂、曹叔遠 從子

卣 王萬、馬光祖、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葵 兄范 、謝方叔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王爚、章鑑、陳宜中、文天祥、

宣繒、薛極、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鄒應龍、

余天錫、許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傑、劉伯正、金

淵、李性傳、陳韡 崔福

王伯大、鄭寀、應繇、徐清叟、李曾伯、王埜、蔡抗、張磻

馬天驥、朱熠、饒虎臣、戴慶炣、皮龍榮、沈炎
楊棟、姚希得、包恢、常挺、陳宗禮、常楙、家鉉翁、李庭
芝、
林勳、劉才邵、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正、程珌
牛大年、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吳泳、徐範、李韶、王邁、史彌鞏、陳塤、趙與𥲤、李大同
黃[illegible]、楊大異、
陸持之、徐鹿卿、趙逢龍、趙汝騰、孫夢觀、洪天錫、黃
師雍、徐元杰、孫子秀、李伯玉、

劉應龍、潘牥、洪芹、趙景緯、馮去非、徐霖、徐宗仁、范

昭德、陳塏、楊文仲、謝枋得、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曄 崔立 曾有開 張

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道學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弟戩 邵雍

道學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

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俱程氏

門人

道學 朱熹

張栻

道學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俱朱氏門人

儒林 程迥 劉清之 眞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儒林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文苑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鄰幾
鄭起 和峴 弟㠓 馮吉

文苑 高頔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文苑 陳充 吳淑 舒雅 黃夷簡 盧稹 謝炎 許洞
徐鉉 何中正 曾致堯 刁衎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文苑 穆修 石延年 劉潛 蕭貫 蘇舜欽 尹
源 黃亢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郭忠
恕

文苑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庠 楊寘 [illegible]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文苑 黃庭堅 晁補之弟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名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

弁

文苑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郎之

趙蕃

忠義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 孔宗旦 趙

師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劉韐 傅察 楊震父宗閔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霍安國 李涓 李邈 劉翊 徐揆 陳遘

忠義 趙不試 趙令晟 唐重 郭忠孝 程迪 徐

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忠義 曾忠 弟悟　劉汲　鄭驤　呂由誠　郭永
韓浩　歐陽珣　張忠浦　李彥仙　邵雲　呂
圖登　宋炎　趙立　王復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忠義 崔縱　林沖之　滕茂實　魏行可　閻進
趙師檟　易青　胡斌　范旺　馬俊　楊
震　仲史次秦　郭靖　高稼　曾友聞　陳寅
賈子坤　劉銳　蹇蔡　何充　許彪孫　陳隆之
史季儉　王翊
李誠之　秦鉅
忠義 陳元桂　張順　張貴　范天順　牛富　邊
居誼　陳炤　王安節　尹玉　李芾　尹穀　楊
霆　趙卯發　唐震
趙與擇　趙孟錦　趙淮
趙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馬塈　密佑　張
忠義 世傑　陸秀夫　徐應鑣　陳文龍　鄧得

遇　張
珏
忠義　高敏張吉　景思忠弟思立　王奇　蔣興
祖　郭滸　吳羊　李翼阮駿　趙士崖士
醫士真士道士歅叔皎叔憑訓之聿之陳
淬　黃友　鄒仲連　劉惟輔　牛皓　魏
彥明　劉士英　翟興弟進　朱暉朱良方
允武　龔楫　李亘　凌唐佐　楊粹中　疆
寬康傑　李仲　郭僎郭贊王進吳從龍　司
馬夢求　林空齋　黃介　孫益　王仙
吳楚材　李成大
陶居仁
忠義　高永年　鞠嗣復宋旅丁仲修項德　孫昭
遠　曾孝序　趙伯振　王士言祝公明
薛慶　孫暉李靚楊照丁元　朱昌祚　李
政　姜綬　劉宣　屈堅王琦　韋永壽　鄭
覃　姚興　張玘　陳亨祖　王拱　劉泰
孫逢　趙俊　劉化源　胡唐老　王儔朱

嗣孟　劉晏　鄭振　孟彥卿　高談
萬夫　謝皐　王大壽　薛艮顯　唐敏求　進
王師
道

忠義　趙時賞　趙希洎　劉子薦　呂文信　鍾季
玉　耿世安　丁黼　米立　侯邑　王孝
忠　高應松　黃申　陳奎　蕭雷龍　宋
應龍　鄒渢　劉子俊　劉沐　孫桌　彭震龍　蕭燾
夫　陳繼周　陳龍復　張鏜　張雲　張汴　呂武　鞏信
蕭明哲　杜滸　林琦　蕭資　徐臻　金應　何時　陳
子敬
劉士昭

忠義　陳東　歐陽澈　馬伸　呂祖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徐
道明
莫謙之

孝義　李璘　甄婆兒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王
翰　羅居通　黃德輿　齊得一　李罕澄

隱逸

王氏婦　劉公
子妻　毛惜惜

方技

趙修已　王處訥　子熙元　苗訓　子守信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
門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方技

賀蘭棲真　柴元通　甄棲真　楚衍　僧
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
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
道人　孫守榮

外戚

杜審琦　弟審瓊　審肇　審進　從子彥珪　彥鈞　孫
守元　曾孫惟序　賀令圖　楊重進　王繼勳
劉知信　子承宗　劉文裕　劉美　子從德
從廣　孫永年　馬季良　郭崇仁　楊景宗
符惟忠　柴宗慶
張堯佐

外戚 王貽永 李昭亮 李用和、子璋、瑋、珣 李
遵勗子端懿、端愿、端愨、端愿子評 曹佾、從
弟偕、子評、誘 高遵裕弟遵惠、侄士林、士林
子公紀、公紀子世則 向傳範侄經、綜、經子
宗回、宗良 張敦禮
任澤

外戚 孟忠厚 韋淵 錢忱 邢煥 潘永思
吳益弟蓋 李道 鄭興裔 楊次山

宦者 竇神寶 王仁睿 王繼恩 李神福 神祐
劉承規 閻承翰 秦翰 周懷政 張
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石知顒 孫全彬 鄧守恩

宦者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 張惟吉 甘
昭吉 盧守懃 王守規 李憲 張茂則
宋用臣 王中正 李舜舉
石得一 梁從吉 劉惟簡

宦者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昉 蘇利涉 雷允恭 閻文應 任

守忠　童貫　方臘

梁師成　楊戩

宦者　邵成章　藍珪　康履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昇　王德謙　關禮　董宋臣

佞倖　彌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　龍大淵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譙熙載

姦臣　蔡確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姦臣　蔡京　弟卞　子攸　儵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

姦臣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姦臣　方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叛臣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　杜充　吳曦

本紀十九

世紀一　　太祖阿骨打

太宗晟　　熙宗亶　海陵王亮　二

世宗雍　三　　章宗璟　衛紹王允濟　五

宣宗珣　三　　哀宗守緒　二

志三十九

天文　　曆　二

五行　　地理　三

斡魯斡魯古勃菫、婆盧火、吾札忽、闍毋、宗敘、
婁室、活女、謀衍、仲海里、銀术可、轂英、麻吉、扳里速、
習古乃、
阿離合懣、晏、宗尹、宗寧、宗道、宗雄、阿鄰、按荅海、希
尹守貞、守能
宗翰、宗望、
盧彥倫、毛子廉、李三錫、孔敬宗、李師夔、沈璋、左企
弓、虞仲文、左泌

太宗子 宗磐 宗固 宗本 杲 宗義 宗懿

宗弼亨、張邦昌、劉豫、撻懶、

劉彦宗、劉萼、劉筈、劉仲誨、劉頍、時立愛、韓企先、

酈瓊、李成、孔彦舟、徐文、施宜生、張中孚、張中彦、宇

文虛中、王倫、

熙宗二子 濟安 道濟 斜卯阿里等附

鶻謀琶、遜古迭、阿徒罕、夾谷謝奴、阿勒根沒都魯、

黃摑敵古本、蒲察胡盞、夾谷吾里補、王伯龍、高

彪、温迪罕蒲里特、伯德特里補、耶律懷義、蕭王

家奴、田顥、趙隇

郭藥師、耶律塗山、烏延胡里改、烏延吾里補、蕭恭、
完顏習不主、紇石烈胡剌、耶律恕、郭企忠、烏孫
訛論、顏盞門都、僕散渾坦、鄭建充、烏古論三合、
移剌溫、蕭仲恭、蕭仲宣、高松、
海陵王子光英 廣陽 矧思阿補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元素、張汝弼、耶律安禮、納
合椿年、祁宰
杲、耨盌溫敦思忠、溫敦兀帶、奔睹、高楨、白彥敬、張
景仁

世祖子永中、永德、永蹈、永成、永功、永升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烏延蒲离黑、烏延蒲轄奴
烏延查剌、李師雄、尼厖古鈔兀、孛朮魯定方、夾
谷胡剌、蒲察斡論、夾谷查剌、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
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移剌慥、移剌子敬
趙元、移剌道、高德基、馬諷、完顏兀不喝、劉徽柔、賈
少沖、移剌斡里朵、阿勒根彥忠、張九思、高衎、楊

邦基、丁暐仁、

完顏撒改、龐廸、温廸罕移室懣、神土懣、移剌成、石抹卞、楊仲武、蒲察世傑、蕭懷忠、移剌按荅、孛术魯阿魯罕、趙興祥、石抹榮、敬嗣暉、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盧孝儉、盧庸、李偲、徒單克寧、

顯宗子 琮 瑰 從彝 從憲 玠 章宗子 洪裕 洪靖 洪浹 熙 洪衍 洪煇 洪麟、衞紹王子 從恪、宣宗三子 莊獻太子 元 齡 守純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琲里孛迭、

張煒、高琰、李復亨、
承暉、抹撚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孛术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完顏仲元、完顏阿隣、完顏霆、烏古論長壽、完顏佐
石抹仲溫、烏古論禮、蒲察阿禮、奥屯襄、完顏蒲
剌都、夾谷石里哥、术甲臣嘉、紇石烈桓端、完顏
阿里不孫、完顏鐵哥、納蘭胡魯剌
納坦謀嘉、鄒谷、高霖、孟奎、烏林荅與、郭俁、溫迪罕

達、王擴、移剌福僧、奥屯忠孝、蕭察恩忠、紇石烈

胡失門、完顏寓、斡勒合打、蒲察移剌都、

程宋、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脩、楊伯雄

蕭貢、溫廸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張暐、張行簡、賈益謙、劉炳、术虎高琪、塔不也、

高汝礪、張行信、

胥鼎、侯摯、把胡魯、師安石、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楊雲翼、趙秉文、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程震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撒合輦、強伸、烏林荅胡

內族思烈、紇石烈牙吾塔、

完顏合達、移剌蒲阿

賽不、白撒、赤盞合喜、

白華、斜卯愛實、石抹世勣、

完顏奴申、崔立、聶天驥、赤盞尉忻、

徒單兀典、石盞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徒單益都、粘合荊山、王賓、國用安、時青

苗道潤、王福、移剌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大

振胡天作、張開、燕寧、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張天綱、完顏仲德、

世戚 石家奴 裴滿達 忽覩 烏古論蒲魯虎

粘沒合 元忠 唐括德温 貢 蒲察

阿虎迭 鼎壽 烏林荅暉 荅復 荅琳

徒單恭 公弼 思忠 繹 銘 因喜

忠義三 胡沙補 特虎 雅 僕忽得 粘割韓奴

曹珪 緼廸罕蒲覩 訛里也 納蘭

綽赤 魏全 鄯陽 夾谷守中 石抹

元毅 伯德梅和尚 烏古孫兀屯 高

守約 和速嘉安禮 王維翰 移剌古

與涅 宋扆 烏古論榮祖 烏古論仲

温 九住 李演 劉德基 王毅 三

晦 齊鷹揚 术甲法心 高錫 吳僧

哥 烏古論德升 張順 馬驤 伯德

宬哥 奧屯醜和尚 從坦 孛术魯福

文藝

元德明

孝友　溫迪罕斡魯補　陳顏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隱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
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循吏　盧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張奕
李瞻　劉敏行　傅慎微　劉煥　高昌
福　孫德淵　趙鑑　蒲察鄭留　女奚烈
守愚　石抹元　張彀　趙重福　武都
紇石烈德　張特立
王浩

酷吏　高閭山
蒲察合住

佞幸　蕭肄　張仲軻　李通　馬欽
高懷貞　蕭裕　胥持國

元史全目　正史

本紀四十七

太祖　　太宗定宗憲宗二

世祖成宗十八　　武宗仁宗五

英宗泰定帝四　　明宗文宗寧宗七

順帝十

志五十三

天下二　　五行

曆六　　地理六

本紀四十七

太祖　太宗定宗憲宗二

世祖成宗十八　武宗仁宗五

英宗泰定帝四　明宗文宗寧宗七

順帝十

志五十三

天文二　五行

曆六　地理六

宗后　寧宗后

順帝三后

四宗　睿宗拖雷太祖四子　裕宗眞金世祖太子　顯宗甘麻剌順宗荅剌麻八剌俱裕宗子

睿裕顯順四后

別里古台、朮赤、禿剌、牙忽都、寬徹普化、帖木兒不花

特薛禪、孛禿、阿剌兀思剔吉忽里、

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

察罕、札八兒火者、朮赤台、鎮海、肖乃台、而也、而易

思麥里、

速不台、按竺邇、畏荅兒、抄思、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鐵邁赤、按札兒、雪不台、唵木海、昔里鈐部、槊直腯魯華、昔里吉思、哈散納、布智兒、名烈台抄兀兒、濶濶不花、拜延八都魯、阿朮魯、紹古兒、阿剌瓦而思、抄兒、也蒲甘卜、趙阿哥潘、純只海、苦徹拔都兒、怯怯里、塔不已兒、直脫兒、月里麻思、捏古剌、阿兒思蘭、哈八兒禿、艾兒

塔本、哈剌亦哈赤北魯、塔塔統阿、岳璘帖木兒、李楨、速哥、忙哥撒兒、孟速思、

賽典赤贍思丁、希魯海牙、高智耀、鐵哥、

安童、廉希憲、

伯顏

阿术、阿里海牙、相威、土土哈、

來阿八赤、紐璘、阿剌罕、阿塔海、叜都、李恒、

徹里、不忽木、完澤、阿魯渾薩理、

速哥、囊加歹、忙兀台、奧魯赤、完者都、伯帖木兒、懷

都、亦黑迷失、拜降、

抗忽思、步魯合答、玉哇失、麥里、探馬赤、拔都兒、昂

吉兒、哈剌解、沙全、帖木兒不花、

塔出、拜延、也罕的斤葉仙鼐、脫力世官、忽剌出、重

喜、旦只兒脫歡、完者拔都、失里伯、孛羅奚、怯烈

暗伯也速䚟兒、昔都兒、

撒吉思、月乃合、昔班、鐵連、愛薛、濶濶、禿忽魯、唐仁

祖、朶兒赤、和尚、劉容、迦魯納荅思、濶里吉思、小

雲石脫忽憐、斡羅思、朶羅台、也先不花、

鐵哥术塔出、塔里赤、塔海帖木兒、口兒吉、忽都孛

兒速、月舉連赤海牙、阿荅赤、明安、忽林失、失剌

拔都兒、徹里、曷剌、乞台、脫因、的和尚、

哈剌哈孫阿沙不花拜住

察罕、曲樞、阿禮海牙、奕赫抵雅爾丁、脫烈海牙、

康里脫脫燕鐵木兒、伯顏、馬札兒台、脫脫

乃蠻台、朵兒只、朵爾直班、阿魯圖、紐的該

别兒怯不花、太平、鐵木兒塔識、達識帖睦邇、

太不花、察罕帖木兒、

荅失八都魯、慶童、也速、徹里帖木兒、納麟、

馬祖常、巙巙、自當、阿榮、小雲石海涯、泰不華、余闕、

荅里麻、月魯帖木兒、卜顏帖木兒、星吉、福壽、道童

亦憐真班、康惠山海牙月魯不花、達禮麻識里、

耶律楚材、粘合重山、楊惟中、

張柔、史天倪、

董俊嚴實

耶律留哥、劉伯林郭寶玉、石天應、移剌捏兒、耶律

禿花、王珣、

石抹也先、何伯祥、李守賢、耶律阿海、何實、郝和尚

拔都、趙瑨石抹明安、張榮、劉亨安、

薛塔剌海、高闊兒王義王玉、趙迪、邸順王善、仕豐

石抹孛迭兒賈塔剌渾奧屯世英田雄張拔都

張榮、趙天錫

張晉亨、王珍楊杰只哥、劉通、岳存、張子良、唐慶、齊

榮顯、石天祿、石抹阿辛、劉斌、趙柔

劉斂王檝、王守道、高宣、王玉汝、焦德裕、石天麟、李

邦瑞楊奐、賈居貞、

洪福源、鄭鼎、李進、石抹按只、謁只里鄭溫、

汪世顯、史天澤

董文炳、張弘範、

元

劉秉忠、張文謙、郝經、

姚樞、許衡、竇默、

宋子貞、商挺、趙良弼、趙璧、

王磐、王鶚、高鳴、李冶、李昶、劉肅、王思廉、李謙、徐世
隆、孟祺、閻復

楊大淵、劉整、

李忽蘭吉、李庭、史弼、高興、劉國杰、

李德輝、張雄飛、張德輝、馬亨、程思廉、烏古孫澤、趙炳

楊恭懿、王恂、郭守敬、楊桓、楊果、王構、魏初、焦養直

孟攀鱗、倘野、李之紹

張禧、賈文備、解誠、管如德、趙匣剌、周全、孔元、朱國寶、張立、齊秉節、張萬家奴、郭昂、綦公直、楊賽因不花、鮮卑仲吉、完顏石柱、

王綧、隋世昌、羅璧、劉恩、石高山、鞏彥暉、蔡珍、張泰亨、賀祉、孟德、鄭義、張榮實、石抹狗狗、楚鼎、樊楫

張均、信苴日、王昔剌、趙宏偉、

張立道、張庭珍、張惠、劉好禮、王國昌、姜彧、張礎、呂域、譚資榮、王恂、

陳祐、劉宣、何榮祖、陳思濟、秦長卿、趙與票、姚天福

許國楨、

賀仁傑、賈昔剌、劉哈剌八都魯、石抹明里、謝仲溫

高觿、張九思、王伯勝

尙文、申屠致遠、雷膺、胡祗遹、王利用、暢師文、張炤

袁裕、張昉、郝彬、高源、楊湜、吳鼎、楊德球、

劉因、吳澄

程鉅夫、趙孟頫、鄧文原、袁桷、曹元用、齊履謙

崔斌、崔彧、葉李、燕公楠、孟絡、

姚燧、郭貫、夾谷之奇、劉賡、耶律有尙、郝天挺、張孔孫

張珪、李孟、張養浩、敬儼、

曹伯啓、李元禮、王壽、王倚、劉正、謝讓、韓若愚、趙師魯、劉德溫、尉遲德誠、秦起宗

張思明、吳元珪、張昇、臧夢解、陳顥、

梁曾、劉敏中、王約、王結、宋衛、張伯淳、

賀勝、楊朶兒只、蕭拜住、

耶律希亮、趙世延、孔思晦、

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溍、

張起巖、歐陽元、許有壬、宋本、謝端、
王守誠、王思誠、李好文、孛术魯翀、李泂、蘇天爵
王都中、王克敬、任速哥、陳思謙、韓元善、崔敬、
呂思誠、汪澤民、干文傳、韓鏞、李稷、蓋苗、
張楨、歸暘、陳祖仁、成遵、曹鑑、張翥、
烏古孫良楨、賈魯、逯魯曾、貢師泰、周伯琦、吳當
董摶霄、劉哈剌不花、王英、石抹宜孫、
儒學二 趙復 張𩓐 金履祥 許謙 陳櫟
胡一桂 黃澤 蕭𣂏 同恕 安熙
胡長孺 熊朋來 戴表元 牟應龍 鄭
滁孫 陳孚 董朴 楊載 劉詵 韓性

吳師道　陸文圭　周仁榮　陳旅
李孝光　宇文公諒　伯顏　瞻思

良吏二

譚澄　許維楨　許楫　田滋　卜天璋
耶律伯堅　段寬　諳都剌　楊景行
林興祖　觀音奴　周自强　白景亮
王艮　盧琦　鄒伯顏　劉秉直　許義
夫

忠義四

李伯溫　石珪　攸哈剌拔都　任志
耶律忒末　伯八　合剌普華　劉天孚
蕭景茂　張桓　李黼　李齊　褚不
華　郭嘉　喜同　韓因　卞琛　喬彝
顏瑜　王士元　楊樸　趙璉　孫撝
石普　盛昭　楊乘　納速剌丁　伯顏
不花的斤　樊執敬　全普菴撒里　周
鏜　聶炳　劉耕孫　俞述祖　桂完澤
丑閭　李羅帖木兒　彭庭堅　王伯
顏　劉濬　朵里不花　野峻台　陳君

孝友二

用　卜里牙敦　潮海　魏中立　普顏
不花　閔本　趙弘毅　鄭王　黃挈
栢鐵穆爾　迭里彌實
朴賽因不花　丁好禮
王閭　郭道卿　蕭道壽　郭狗狗　張
閭　田改住　寗猪狗　畢也速答立
樊淵　劉德泉　郭回　孔全　楊一
趙毓　胡光遠　陳韶孫　李忠　李茂
全仁　趙一德　王思聰　徹徹　王
初應　鄭文嗣　王薦　郭全　楊皞
丁文忠　邵敬祖　扈鐸　孫秀實　宗
祀　趙榮　吳好直　余丙　徐鈺　尹
華　劉廷讓　劉通　張盱舅　張思孝
杜禰　長壽　孫瑾　張恭　訾汝道
王庸　黃斌　石明三　劉琦　劉源
祝公柴　陸思孝　姜兼　胡伴侶
王士弘　何從義　哈都赤　高必達
曾德　靳禹　黃道賢　史彥斌　張紹

隱逸

列女二

韓氏　劉氏二女　曹氏　劉氏　申
氏　羅氏　周如砥女　余氏　陳氏
袁氏　李氏　閻宗媛　高麗氏　劉氏
卜顏的斤　劉氏　趙氏　劉氏　宋
氏　齊氏　安氏　岳氏
金氏　潘氏

釋老
八思巴　丘處機
張宗演　酈希誠

方技
思忠良　靳德進　張康　李杲　孫威
阿老瓦丁　亦思馬因　阿尼哥

宦者
李邦寧
朴不花

姦臣
阿合馬　盧世榮　桑哥　鐵木迭兒
合麻　搠思監

叛臣
李璮　王文統
阿魯輝帖木兒

逆臣
鐵失　孛羅帖木兒

外國
高麗　耽羅　日本　安南　緬　占城
暹　瓜哇　流求　三嶼　馬八兒等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同學　潘德發彥韶　汪令煜𪧐中　參訂

趙景襄苕洲　趙秉彝民若

宋史　元脫脫本

宋高宗名構，字德基，徽宗九子，初封康王。靖康二年，二帝北行，帝乃渡江，即皇帝位。

孝宗名眘，太祖七世孫，德芳之後　光宗名惇，孝宗三子

寧宗名擴，光宗二子　理宗名昀，太祖十世孫，德昭之後

度宗 名禥理宗從姪　恭宗 名㬎度宗嫡子

端宗 名昰度宗長子　帝昺 度宗少子

西夏 李繼遷　德明

元昊　諒祚

秉常　乾順

仁孝　純祐

安全　遵頊

德旺　晛

金史 元脫脫本凡一百三十五卷

金 完顏旻　晟

亶　亮

雍　璟

允濟　珣

守緒

元史

明宋濂王禕著濂字景濂浦江人姙七月而生六歲能爲詩歌稍長文學名益著初爲翰林國史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嘗廷譽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毁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非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尋致仕後以孫愼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正德中諡文獻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初仕元去官隱青巖山著書明太祖與署中書省掾上每稱子充不名閒與論文章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及進平江西頌上覽之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洪武二年名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凡二百十卷官至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後奉使雲南殉節贈翰林學士謚文節

元

奇渥溫鐵木眞、蒙古部人、始祖孛端義兒九世生
烈祖也速該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適生
子、因以名之、既嗣位、諸部降服、遂於宋
寧宗開禧二年、僭稱皇帝、廟號太祖、

窩闊台 鐵木眞子、　　乃馬眞 窩闊台后、

貴由 窩闊台子、　　海迷失 貴由后、

蒙哥 拖雷之子、鐵木眞之孫、

世祖 憲宗母弟、滅宋、即皇帝位、　　成宗 名鐵穆耳、世祖孫、

武宗 名海山、成宗二兄子、　　仁宗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

英宗 名碩德八剌、仁宗長子、　　泰定帝 名也孫鐵木耳、成宗長兄子、

明宗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　　文宗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

寧宗 名懿璘質班、明宗二子、　　順帝 名妥歡帖睦爾、明宗長子、

宋高宗在位卅六年
號建炎紹興

書忠勇二字賜韓世忠

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定詩賦經義取士

頒戒石銘于州縣

殺陳東歐陽澈

胡寅七策

岳飛斬楊么

張浚軍號鐵山

殺曲端

吳玠吳璘和尚原之捷

秦檜禁野史

宋高宗稱中興之主矣抑何忍辱鮮恥也初惑汪黃之佞繼阨苗劉之亂終成秦檜之姦雖相有李綱趙鼎將有張韓劉岳信任不堅黜戮相踵偷安一隅委靡實甚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甘受江南之號詔諭之名稱臣之辱淵聖還朝恐天下不爲己有寧使宗社之靈不克復振速發金牌十二俾十年之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飛之死雖謀出繆醜然皆帝意也或曰徽宗生帝時夢吳越王入宮斯言信歟

張叔夜死節
郭永死節
王復闔門死節
何子萠死節
陳遘一門死節
郝仲連一門死節
趙伯振孫默
郭贄死節
閻進奉使死節
李木仙死節
趙立死節
劉維輔死節
王倫死節
顏[illegible]死節

帝欲幸東南李綱極諫不可乃許幸南陽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時金兵橫行盜賊蠭起二人皆不以聞及金人入天長帝馳至瓜州得小舟渡江二人方幸同列聽浮屠說法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驅帝如杭州○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等劫帝傳位皇子旉請隆祐太后臨朝勅諸鎮韓世忠舉酒酹地誓不與賊共戴天遂與張浚等會兵討誅之帝復位○李綱相七十七日忠誠義氣凜然動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趙鼎不附秦檜和議徙吉陽軍得疾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死○秦檜還自金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又言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劉豫知濟南府金人攻之縋城納款金冊豫為帝國號大齊據大名建元阜昌僭位八年金仍廢之并其子麟徙臨潢而死○繆醜即秦檜寧宗改謚○帝壽八十一崩與[illegible][illegible]相同

置十科舉武事

置馬殿廷

宋孝宗在位廿七年號
隆興乾道淳熙

宋孝宗以太祖之裔入繼奉養上皇始終無間何其孝也首召張浚入朝倚爲長城李顯忠復靈壁宿州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可謂付托得人矣奈何以符離之潰遂信湯思退力主和議甘心稱姪耶若作敬天圖修身之道著擇人輔太子教子之法明錄趙岳之子孫納朱熹之封事一切善政能兼有之刻木馬於便殿寓幾之服不忘武備然金卒强宋卒弱則時勢爲之也

摘滌杖習學

朱熹迎盧綱

自咸

孝宗

金師攻宿州李顯忠力戰卻之邵宏淵恥前功不自已出因按兵不動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凉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無復鬭志顯忠知勢難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帝以符離之敗力主講和湯思退恐和議不成諷右正言尹穡論之遂罷張浚判福州未幾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成人稱其忠焉○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于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焞兼太子侍讀○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朱熹投匭封事曰臣請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皆不可緩而實本于一心詞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熹崇政殿說書

陳亮誇處父子之間

金人問朱先生安在

宋光宗在位五年 號紹熙

宋光宗制於將種之婦。乖父子天性。疾不問喪。不執何。高宗無子而有子。孝宗有子而無子歟。設帝猶有一隙之明。則李后擅殺黃貴妃。卽可以大義廢。乃因風雨作而心怖。壇燭滅而疾增。遂不親朝政。幾務悉歸宮闈。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矣。上皇不諱。依諒闇之禮。太子監國。百官咸哀。誰曰不宜。何至稱疾臨朝。倉皇仆地。大臣從權立嗣。閒居五載。與姊后俱亾。嗚呼逆悖。眞萬世之罪人也。

留正引裾泣諫

進德修業須爲天下第一等人

光宗

后、大將軍李道女、先是有皇甫坦者、善相術、見之謂當母天下、因言于高宗、遂聘爲帝妃、入宮頗悍妒、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不能自解、頃之、后誣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諷殺之、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壽皇崩、帝稱疾不執喪、忽臨朝仆地、趙汝愚憂危、乃謀以太皇太后自禪位嘉王、太后許、可嘉王固辭、汝愚奏天子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孝、乃即位、尊帝爲太上皇、○侍御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譏曰、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而壞于熙寧之邪說、今日之事、願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是年廷試舉人、婺源進士王介對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帝嘉獎之、由是道學之譏少息

趙汝愚精忠冠天地

朱熹更號迂

宋寧宗 在位三十年號慶元嘉泰開禧嘉定

宋寧宗之立實由趙汝愚而韓侂胄誣以謀危社稷竄死衡州又以朱熹爲迂闊在朝僅四十六日而罷朝廷大權悉歸侂胄一人尚書由賓侍郎犬嗥大諫與松壽同名朋黨爲姦流毒海甸未幾史彌遠起而韓卽見殛於玉津函首畀金矣抑知拒虎進狼史惡益甚皇子竑惡之呼爲新恩史遂懷恨乘國大喪矯詔廢立豈太后之得已一夜七往返始正天位彌遠不臣之罪亦何殊於侂胄哉

棗金蒲桃

吳曦僭稱蜀王楊巨源斬之

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乃啖御史胡紘劾之言汝愚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倡引僞徒謀爲不軌先是汝愚夢孝宗親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其奉帝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言者遂執爲罪端詔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暴卒○吏部尚書許及之久不遷見侂胄不覺屈膝侂胄生辰及之後至門閉而闢未下遂俯僂入時人謂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侂胄嘗遊南園山莊顧竹籬茅舍謂趙師𢍰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吠嘷叢薄觀之乃師𢍰也○諫議大夫程松獻一妾于侂胄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名常蒙記憶耳○侂胄定議伐金金人分道來侵史彌遠謀誅侂胄以安國家遂擁侂胄至玉津園椎殺之金求其首以贖淮南命斬棺取首畀之○皇子竑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當遠徙八千里非新州即恩州也會帝崩彌遠矯詔廢之

宋理宗在位四十年號寶慶紹定端

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

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

詔講朱熹綱目

詔生作撿堂文

史彌遠殺濟陽王竑

宋理宗在位四十年。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權姦相繼。宋祚殆哉。蔡州之役。當與元議曰。世讐必報。河南八陵在焉。今既共約伐金。必歸我鞏洛。慰列聖之靈。不然。不撤藩籬。惟固唇齒。奈何智不及此。而聽范葵之計。背盟開釁歟。夫三凶居路。四木當途。三大犬同除。六君子遠斥。閻馬丁當國。勢將亡而不悟。心如天地日月。而爲外戚近習。閹而食之。能保邦沒身。幸也。苐始終崇尚理學。儒者賢之。

泗州知州高稼死節

江陵統制李復明死節

御書鶴山書院賜魏了翁

真德秀著大學衍義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喬行簡上疏曰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今內未治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及葵等會金子才兵趨汴蒙古復至洛陽城下曰何爲敗盟耶○梁成大莫澤李知孝爲彌遠鷹犬人謂三凶○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亦附彌遠人謂四木○陳大方胡大昌丁大全同除人謂三大犬○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上書攻丁大全被斥人謂六君子閻后佑寵丁大全馬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于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亾○包恢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侍耳○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南伯朱熹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廷黜王安石從祀○圖功臣像于昭勲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共廿四人○賈似道倡行公田法浙中大擾[illegible]
後負而田事逾後六郡之[illegible]

朝臣稱似道爲周公

謝方叔獻琴鶴金丹

宋度宗 在位十年 號咸淳

宋度宗荒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舉歡之樂而似道假托伊周效尤操莽佯欲避位意實要君量珠輦玉以積賂匿敗諱亾以養寇日與羣妾笑傲湖山鬭蟋蟀已而樊城不救襄陽圍急江南江北到處平夺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平章平章軍國重事果半閒堂中所可了耶帝惟以似道之立已爲德不知國家旦晚將亾似道惟欲粉飾太平可以永保爵位直至喪師賣國遠竄循州鄭虎臣爲天下殺之快哉

呂文煥降元

葉夢鼎章夜遁

帝在宮中宴飲名曰排當陳宗禮上疏曰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云云○賈似道以去要君帝拜畱之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在半閒堂日肆淫樂方與羣妾鬭蟋蟀狎客戲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人不敢言○襄在江南樊在江北相繼降元元汪立信移書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云云○元伯顏詩云馬首經從嶺嶠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元取樊城統制范天順牛富死節○元圍襄陽統制張順張貴赴救死節順雖死而怒氣勃勃如生詔立雙廟祀之○右相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陛辭帝曰卿何不勉爲畱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家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大臣雖褒衣圖臣死瞑目矣泣拜而出

唐震死節

得于小兒失于小兒

徐應鑣死節

陳文龍張日中死節

趙良淳徐道隆死節

宋恭宗號德祐在位一年。端宗號景炎在位三年。帝昺號祥興在位一年。

宋恭宗年甫四歲。立未二年。元伯顏入臨安。駐軍江上。潮汐三日不至。遂執之北行。端宗即位福州。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及元兵追廹。崩於嶺南。羣臣欲散。陸秀夫立帝昺。遷崖山。張弘範來攻。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亾。吁。惜哉。當日汪立信沿江之計。文天祥四鎮之謀。皆可有爲。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令太后勿主。播遷無地。迄今思張世傑仰天之歎。與楊太后趙氏一塊肉之言。不能無餘哀也。

鄧得遇劉士昭死節

王士敏孟溪死節

李庭芝姜才死節

二星鬪于中天一星隕

初襄陽圍窘、汪立信遺書似道、以為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上、距百里而屯、屯有將、十屯為府、府有兵督、無事則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俟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于地、乃中以危法廢之。○文天祥疏請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于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則敵不難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元師次皐亭山、陳宜中白太后、遣使上傳國璽以降。○元張弘範以舟師南北並進、宋師大潰、陸秀夫負帝昺、同溺于海、太后曰、我忍死至此、正為趙氏一塊肉、今無望矣、遂赴海死、張世傑至平章山下、遇大風作、仰天獎曰、我為趙已至、若天不欲存趙氏、則風覆我舟、風愈大、世傑溺死

繼遷在位二十年追稱太祖
德明在位共六年追稱太宗
元昊僭稱景宗號開運廣運大慶天授禮法延祚凡十七年
諒祚僭稱毅宗號延嗣寧國天祐垂聖承道纚都洪化凡廿二年
秉常僭稱惠

附西夏

西夏創自李元昊。其先拓跋思忠從拓跋思恭討黃巢。有功賜姓李。嘗射鐵鶴沒羽。情勇陣亡。四世孫繼遷始大會族兄繼棒降宋。宋命出鎮銀州。賜名趙保忠。久之繼遷亦降。賜名趙保吉。兄弟變詐。叛服不常。真宗時。繼遷子德明封西平王。子元昊雄毅多大略。自幼數諫其父毋臣宋。父戒之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番性所便。且英雄生當王霸。何錦綺爲。既襲封。僭稱大號。依賀蘭以自雄。阻大河

宗號乾道天賜禮盛國慶大安凡二年乾順僭稱崇宗號天儀治平天祐民安永安貞觀雍寧元德正德大德凡五十四年仁孝僭稱仁宗號大慶人慶天盛乾祐凡五十四年純祐僭稱桓宗號天慶凡

以自固擾動西邊并諸羌十四州自製番書猖獗特甚因狄青奮擊范仲淹書諭元昊遂稱男宋仁宗冊爲夏主更名曩霄有新臺之醜劓鼻而死傳子諒祚爲契丹所敗母亦被擒子秉常嗣將三十萬衆勝李憲五路之師兵威大振傳子乾順結昏於遼遼亾又入貢於金子仁孝承多難之後土地瓜分傳子純祐其弟安全弑之自立請降於元族子遵頊繼之元兵來伐遵頊西避傳子德旺止二年而南平王晛卒降于元而夏亡自繼遷至晛凡十二世計二百四十二年

安全僭稱襄宗號應天皇建凡六年遵頊僭稱神宗號光定凡十二年德旺僭稱獻宗號乾定凡二年睍一年睍以上係夏

金阿骨打僭稱太祖號收國天輔凡八年

附金

金之先本肅愼氏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靺鞨附高麗五代時在南者附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有白山黑水號生女直不附契丹函普者出自生女直居完顏部八世生阿骨打嘗遼主至混同江釣魚故事千里內酋長皆來會宴次第命舞至阿骨打終不肯舞但端視直立而已後苦遼凌暴剺面慟哭告戒軍士指鞭渡江兵止三千七百人乘風縱擊大敗遼師先有人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兵始滿萬即稱天子嗣遼以賓鐵

晟僭稱大宗號天會凡十二年

亶僭稱熙宗號天眷皇統凡十四年

亮僭號天德貞元正隆凡十二年

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色白完顔部色尚白於是國號金更名旻與宋徽宗連師伐遼遼奉表降弟晟嗣位摧鋒陷陳所向無前竟至中原執徽欽北去尋卒阿骨打之孫亶繼之頗英慧後乃耆酒與羣臣飲必夜以繼晝宰相入諫輙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但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及明日復然從弟亮弑之自立遷都於燕母叔被弑宗室靡遺兄弟親戚莫不戮其夫而奪其婦時議南征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吟分三十二軍入寇鉦鼓之聲不絕猶曰看花洛湯巳

雍僭稱世宗號大定凡廿九年

璟僭稱章宗號明昌承安泰和凡十九年

允濟僭號大安崇慶至寧凡五年

過烏江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真可惜也未幾被弑阿骨打之孫雍已先稱帝東京改元大定善詩書務儉約宋孝宗不稱臣而稱姪璟以孫繼立宋遣韓侂胄來伐會兵於汴宋師敗績不請鐵木真一起而蒙古強盛矣雍之子允濟時多敗北胡沙虎弑之璟之兄珣乞和蒙古許以公主傳子守緒國日以削時有一男子衣麻衣望承天門大笑者三大哭者三有司拘訊其人曰我笑笑許大天下將相無人我哭哭祖宗國祚破蕩至此也有司議處守緒曰此人言亦有理止不應

珣僭稱宣宗號貞祐興定元光凡十二年

守緒僭稱哀宗號正大開興天興凡十年

笑哭於闕下耳命杖釋之已而元兵攻蔡城且陷守緒謂侍臣曰吾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所恨者與自古荒淫暴亂之主等為亡國獨此介介爾又曰古亡主往往為人所禁或俘辱於庭階或閉囚於空谷朕必不至此朕志決矣卿等觀之未幾城陷守緒自縊幽蘭軒傳位東面元帥承麟即為亂兵所殺宋將剖其首埋於大理寺獄以報伐宋之恨時理宗端平元年也金自阿骨打至承麟凡十世計一百二十年

鐵木真追稱太祖僭位廿二年

窩闊台追稱太宗僭位十三年

附元四主二后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起於斡難河。威德日甚。用兵如神。滅國四十。平西夏定西域。遂稱大號。先是蒙古嘗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其貢。鐵木真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怒。會金主殁。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鐵木真問新君爲誰。金使曰。衛王也。鐵木真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奴亦爲之耶。何拜爲。自是遂與金絕。及病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驟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

貴由追稱定宗僭位三年

乃馬眞四年

海迷失二年

蒙哥追稱憲宗僭位九年

必能許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瞑。子窩濶台嗣。卒用其策。以滅金國。勢愈昌。窩濶台歿。六后乃馬眞稱制。越四年。立子貴由。母后臨朝。加以旱蝗。民不聊生。三歲而歿。后海迷失復稱制。又曠二年。拖雷之子蒙哥。鐵木眞之孫也。雄毅寡言。爲衆所推。嗣位之後。屢立大功。其間太宗六后。定宗后。相繼內亂。而元終不亡。非元之終不可亡。宋之不能亡元也。

曹玨私葬宋陵骸骨

劉因不名之臣

許衡仕元
趙孟頫仕元

元世祖在位十五年前號中統四年改號至元又十六年始入承正統

元世祖忽必烈繼宋而主中國。豈天意哉。即位以來。崔政無幾。若遣招討使窮河源。往來無益。立尚書省。鈎考錢穀。割剝無遺。好殺孽生。上烝諸母。裁理宗首。發會稽陵。傷哉先代之遺骸。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允矣斯言之盡喪。貶孔子以為中賢。信桑門而褻上帝。五刑並用。四師齊興。以至民不聊生。盜賊猖獗。猶恬不知。惟淫是貪。殘視呂政朱温更劣。假非天意攸歸。何能混一寰區。開十傳之統緒耶。

開浚東南漕運

王著殺阿合馬為天下除害

郭守敬上水利十一事

招討使都實受命窮河源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黃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云。桑哥為相鉤考諸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㚇之輩御史程文海諫之不聽。帝即位以來殺人共計一千八百四十七萬有奇。從西僧嗣古妙高之請發會稽諸陵截理宗頭以為飲器至明祖時始命藏之舊穴。詔分江南人為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尊之也九儒十丐後之者卑之也。崇尚佛教封僧人為帝師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帝后王妃皆膜拜受戒又聽妖僧薛邁之言作書以毀天帝貶孔子以為中賢。征緬甸占城交趾爪哇入百媳婦等國以求珠寶又謀擊日本崔或言江南盜賊猖獗皆因拘水手造海航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姑宜停之不聽兵十餘萬皆溺于海所存者三人而已

用完澤爲相壽革桑哥弊政

祀朔文典夫婦廟號樊節

元成宗 號元貞大德 在位十三年

元成宗之父真金仁孝恭儉爲奸黨所構失懽世祖竟以憂死世祖歷成宗來會喪玉昔帖木兒以大義責諸王。奉爲天子。賢相登朝河清致瑞。除兩都之稅罷安南之兵清隱古之田急羅張之法在位十餘年憂國愛民貞守成令主也。沫歲寢疾。沈諛諂之詞。牽帷幄之制。海嶠小夸日事窮討。致盤氣相感。天垂異地吐妖。赤子阽危。兇氛四起。其不遠亡國者。蓋去世祖未遠。初政猶可觀耳。

命履祥作通鑑前編

王后見佛像院唯以帕幪其面

帝下詔蠲中浙江行省臣上言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詔可○陝西旱荒許宸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宸曰民爲邦本餓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時公田爲民害部內實無田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荊湖宣慰使上言于朝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紓民力少蘇○時星變者四水旱蝗蟲者八地震山崩者五○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遣尚書相度形勢言河自陳留抵淮東西百餘里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爲今之計河北郡縣亦順水性築長堤以禦汎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遷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亦一時救患之策蒲口其不塞便

不

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列孝經板印賜諸王以下

元武宗在位四年號至大

元武宗以文當立遠在北邊一時難至先迎仁宗於懷州武宗北至即位上都阿沙不花見帝容日悴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妃嬪是耽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而拜右相可謂善愛直言矣奈封爵太盛賜賚太隆李邦寧宦官也而加司徒赤沙的伶官也而授平章任用西僧至於捽毆留守拉如墮車皆釋不問反降旨曰毆西僧者斷手詈者截舌嗚呼蔽甚矣

進定官吏遷
罷千二等

皇太子請以
脫脫人御史
臺

帝命賜近臣鈔十五貫阿沙不花諫曰以蛾胸而受
上賞則奇徑且進賢者日退矣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加官李邦寧司徒平章領大司農又加大司徒
進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以教坊司達魯花赤
沙的進授平章仍領玉宸院事○西番僧在上都者
强市民薪民訴于留守李璧璧肯率其持白梃突入公
府引璧髪捽諸地棰朴交下曳歸閉諸空室久乃得
脫訴于朝僧竟赦免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
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太
子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王約謂詹事完澤曰
事務交于里取兵器人必驚疑王上聞之奈何完澤
娩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
理之約不爲署行諸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
爲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
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
日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
但恐慮之失宜

徙周宣王石鼓于國子監

頒族孫孝行

元仁宗在位九年號皇慶延祐

元仁宗監罔以武宗北邊未至虛左待兄德在仁宗武宗有子不立不聽人言必傳弟位德在武宗何武宗之歿未幾世球之行弊失而仁宗自立其子竟負兄若此哉然克納嘉言尊儒重士加以服御質素不事畋遊不好征伐奉太后以孝待宗戚以禮大臣遺老時加恩賚有司奏大辟必慘怛移時孜孜圖治一遵成憲典章文物號稱至盛帝雖視武宗有慚德而君臨天下實多善政云。

書秋谷二字賜李孟

山移平地突高二三尺

以李孟爲翰林學士承旨先是孟爲平章言人君之柄在刑賞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所施失當何以爲治乃奏究死者復官廢濫爵者悉追奪又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禁姦邪奬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之。建崇文閣于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許衡從祀孔子廟廷。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設科取士庶得眞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于是詔天下行科舉期以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能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于廷賜以及第出身有差。內侍言賈人美珠帝曰吾服御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蠱財相導言者慚退。遣李邦寧釋奠于孔子既至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邦寧悚息久乃成禮

始服袞冕享太廟

圖蠶麥圖于鹿頂殿

元英宗在位三年 號至治

元英宗初立即能御[illegible]八帶罷張燈用拜住為丞相減天下租賦三分海內翕然望治獨惑於輪廻勑寫金字藏經命學士吳澄作序怒諫造佛寺殺觀音保幸灌頂寺受戒賜金巨萬以御史領衞軍獨信鐵失致南坡之變身且罹弑夫鐵失與迭兒結為父子者也仁宗夙僅四日迭兒以太后命殺大臣蕭拜住楊朶兒帝知其奸籍迭兒家而鐵失仍在左右不能自安卒行弑逆非帝之知而不斷也乎

拜住諫信佛教

吳澄陸氏之學

有獻七寶帶者因侍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卻之○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張養浩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値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宮掖嚴邃尤當戒愼帝怒旣而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命罷之賜幣以旌其直○帝謂拜住曰朕以幼沖嗣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曾有此樂耶卿元勳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三畏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帝嘗問今亦有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議禮詔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是四時親享歲以爲常○廷臣或言宜赦天下帝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

元泰定帝 在位四年 號泰定 致和

分天下爲十八道遣使宣撫

以皇圖大訓授皇太子

元泰定以宗子之後入繼英宗論者謂鐵失謀逆帝亦與聞按之於史帝鎮北邊英宗遇害諸王迎立帝於龍居河即誅鐵失等於燕都其非與聞可知帝能剪除奸逆憫恤忠賢遣使廵行省刑薄歛建渠閣以祀張載置書院以祀劉蕡進講通鑑衍義貞觀政要諸書皆得其當矣因災異迭見故頒道經於宮觀受佛法於帝師果報未收而責見貼婦者已在百姓民貪僧富之疏迄今猶不忍卒讀也

趙思魯請罷內庭燈山

遣使往江西取奇花異果

帝諭侍臣曰朕即位以來無一人能執成法為朕言者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人于罪繼自今凡有所知亟悉以聞使朕明知法度斷不敢自縱非徒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行則衆皆乂安反是則天下必有罹其憂者又曰凡事防之于小則易救之于大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于衆俾知所慎○楊朶兒觀音保等皆正直忠臣不幸為奸逆所戕帝槩予恩䘏錄其子孫○置諫議書院于昌平祀唐賢劉蕡○鹽官州大風海溢壞堤三十餘里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滹沱河溢通漕縣山崩碙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同日地震詔免被災州郡稅糧一年流民復業者差稅三年疑獄三年不決者咸釋之○中書省臣言江南地方民負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守舊制并累朝所賜者請仍舊制與民均役云云○帝初封晉王以支庶入繼及文宗立革其廟謚故止

稱泰定帝

阿速吉八改元天順

以西僧爲帝師

元明宗 在位八月

泰定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上都燕鐵木兒倡武宗二子當立之說武宗長子明宗次子文宗時明宗遠鎮雲南猝未能至先迎文宗於懷州文宗辭以大兄在北以長以德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文宗曰明告中外攝位之意遂遣使迎明宗至奉上璽綬明宗左右不爲禮木兒且怒且懼忽明宗暴崩木兒聞哭聲奔入帳中取璽綬扶文宗上馬南奔其爲弑也不待言矣阿速吉八亦爲文宗所逐不知所終

游運樞至京師

張養浩李門中之人如失父母

帝即位于和寧之北進撒廸等諭之曰朕弟曩嘗覽觀書史邇者得毋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又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豈念及此耶夫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風紀肅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初武宗殂弟仁宗立約以次傳于武宗之子和世㻋和世㻋即帝也仁宗時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爲太子封帝爲周王泰定帝殂燕鐵木兒至武宗二子當立之說以帝遠在沙漠猝未能至迎帝弟懷王圖帖睦爾襲帝位遣使迎帝帝即位于和寧之北遣使立懷王爲太子時太白經天帝次于旺忽察都太子入見而帝暴崩太子復襲位是爲

文宗

輯本朝故事爲經世大典

民外作佛時壽百六十七所

元文宗在位五年號天曆至順　寧宗在位二月

元明宗不俟至京朝見百官急於得位非義也史書其名曰和世㻋即位於和寧之北文宗布告中外以攝位迎兄漠北比入見明宗暴崩讓兄矯情也史斥其名曰復襲位於上都文宗雖立爲太子見明宗儼然稱帝兄弟遂不相容不然何爲宴於行殿忽得暴疾乎順帝詔以謀爲不軌撤其廟主殆不誣矣然臨終固讓不傳己子而傳寧宗寧宗夭折又傳順帝攘其位者仍歸其子則又何爲者

謨特立獨
秀之出

天啟傳于東
北

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顏氏為啟聖王夫人顏子兖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後順帝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于儉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而乃當晏駕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降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不荅失里怙其勢燄僉長而立幼旋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戴祚賴天之靈權姦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荅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

[illegible]能殺[illegible]

棄南人持軍柄

[illegible]為興亡之功無間斷

元順帝在位卅五年[illegible]　元統至元至正

元順帝以昏庸之質久其位而肆毒上天告警雨血雨毛雨氂雨氂雨日相盪而天鼓復鳴李生黃瓜而華諺先作傳曰國家將亾必有妖孽蓋其時也雖有賢[illegible]脫脫備位經筵而朝綱蝟亂國勢瓦崩龍鳳天完紅巾競號夏金吳漢黃屋分居皆置若罔聞猶造龍舟製宮漏行運氣術作天魔舞荒淫無度垂三十年亂極當治而明祖以興掃除殘濁六合同春矣總而計之元歷年蓋八十八禩云

吳萊作文如淵兵

虞集陶菴卻菴

太白屢經天鶴鳴山崩陷爲地

汴梁雨血著衣皆赤彰德雨毛如綫而綠民謠云天雨綫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大都雨氂長尺許或曰龍鬚命拾而祀之雨雹其大如拳具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帝多巧思能自作奇伎嘗造龍船船上有殿宇俱五綵金裝前有兩爪上用水手廿四人各執一篙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口眼爪尾俱動。自製宮漏式如木櫃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每時至輒浮水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當其鳴也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偶進三聖殿已退立如故。哈麻進西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譯言大喜樂也又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曰天魔舞縱諸僧出入宮中無所禁止穢濁之聲日著。明祖兵至通州帝大懼集后宮后妃皇太子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元亡

李綱

高宗即位名綱入相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謂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然猶自封其章密遣人示綱覬阻其來也綱至上召見內殿涕泗橫集上爲之動容因言臣在道顏岐封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宜相夫謂臣才不足任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而不當相則不可因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知畧久矣其勿辭綱乃頓首受命　綱既相彷姚崇故事以十事要說帝行其八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綱上言力爭謂二事尤今日政刑之大者春秋之法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身僭位號虜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不討賊已也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率十萬衆來降光武第待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重於盆子萬萬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示四方將使

道路之人指目曰此亦一天子也豈不解豪傑之體哉是時黃潛善力主邦昌而呂好問持兩端綱因面爭泣下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笏擊之陛下必用邦昌臣乞罷上感動詔議罪黜明日上謂綱曰卿昨爭邦昌事內侍輩皆涕泣卿今可受命矣乃拜謝 綱嘗疏議巡幸謂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以示無忌故都係天下心不然中原非我有上因詔諭還都意未幾忽復詔避敵東南綱乃極論之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必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棄之豈惟金人乘間以擾內地恐盜賊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況欲治兵勝敵以還二聖耶夫南陽光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埜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俟還汴都計無出此者上乃許幸南陽尋爲汪黃沮議中格 紹興中綱宣撫湖廣詔問攻守之策綱上奏五千餘言大要謂近

日朝廷議論、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復計長久、以是國勢愈弱、臣竊稽漢高祖光武及本朝太祖太宗以及眞宗、每有敵患、未嘗不親御戎輅[illegible]矢石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浙江、則兩淮東西又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尤萬萬不可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言退避云云、

宗澤

澤初舉元祐進士、靖康之亂、澤糾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指日可俟、而爲黃潛善等所抑、有志弗就、疽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若等能殲敵、死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去、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能識岳飛於卒伍、尤精韜畧、與金人戰、百戰百捷、北人憚之、每對

南人言及必曰宗爺爺

張浚

浚自始仕爲熙河幕官即遍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戍將握手酣飲問祖宗來守邊方畧故一旦起自峽遠當樞筦之任能動知邊事本末靖康之阨目擊切齒故誓不與賊俱存終身不主和議其論定都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北望中原常懷憤惕錢塘僻在一隅易狃安肆不足都也與趙鼎共政所引拔皆人望一時號小元祐若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皆名臣吳玠吳璘韓世忠劉錡皆名將皆浚薦也疾革手書付二子曰吾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葬衡山足矣千古出其志而悲之

韓世忠

金將兀朮自廣德趨臨安世忠爲屯兵鎮江邀其歸道兀朮至欲渡不得乃遣使通問約日大戰世忠許之及戰梁夫人親執桴鼓士益奮金兵終不能渡因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獻名馬又不許相持黃天蕩凡四十八日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用鐵綆貫大鉤授驍

健者明旦敵舟操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
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
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驟去
先是世忠計敵至必登金山廟覘我虛實遣百人伏
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合擊
之金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出因僅獲二人逸其
三中有絳袍玉帶者墜而復馳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
兀朮兵十萬世忠僅八千人 世忠在兵間久嘗中矢
毒入骨以强弩刮取之談笑自如十指僅全四不能動
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秦檜既主和議收三大將權世忠
屢爭之不得則抗疏訟其悞國岳飛寃獄舉朝莫敢出
一語世忠獨攖檜怒極力剖白曰今若苟同異時瞑目
必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故雖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絕
不與談也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
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號清涼居士 世忠初得
疾赦尚醫視療將吏入問疾世忠曰吾以百戰致位王
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牖下諸君尚哀其死耶奚將革
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宗諱忠不言是忘忠

也既卒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追封蘄王謚忠武

岳飛

飛字鵬舉生時有大鳥若鵠飛鳴屋上因名飛未彌月會河決水暴溢母姚抱飛坐甕中任其飄泊適濤衝及岸得免人異之少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能左右射初隸留守宗澤澤奇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埜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更奇其言自是遂以將畧顯　飛以諫南幸爲汪黃所排奪職詣張所所時招討河北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進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爲固苟能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虜騎不敢窺河南而京師固矣招撫能提兵壓境乎飛惟命是聽所大喜會金兵至新鄉衆莫敢攖飛獨引所部鏖戰爲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直擣太行殺其黑風大王擒將拓跋耶烏虜大敗

去圍城之役兀术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韓常等兵併力大戰中朝震懼飛與劉錡戒其子雲曰不勝先斬汝時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乘勝奮擊遂盡殲敵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未幾復戰潁昌殺兀术壻夏金吾於是兀术遁去中原大震　朱仙鎭之捷兩河豪傑響應皆擬剋日興師與官軍會父老子弟頂香盆迎候者充道燕以南號令幾不行兀术欲簽軍至無一人應者金帥烏陵思謀素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將軍韓常及忔查千戶等皆密受飛旗榜飛大喜因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以十二金字牌一日押至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及班師百姓遮馬慟哭飛亦哭第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時哭聲震野飛爲留五日以待其徙　飛治軍嚴而有恩卒有疾爲躬調藥餌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撫

其孤或以子壻其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以狥以是師行所至民有開門納宿而無敢入者軍號凍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居恒閑暇則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每遇敵必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應曰仁信知勇嚴缺一不可

秦檜之議和也兀朮遺之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不殺飛和議必不就檜以爲然遂決計殺飛使方俟卨何鑄羅汝檝等交章論劾誣飛逗留舒蘄棄山陽不守而以飛父子與張憲書證其事遂捕飛父子對簿飛爲裂裳示以背鑄盡忠報國四大字因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時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久之獄不決會歲暮檜手書小紙付獄尋報飛死是時洪皓在金臘書馳奏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或呼爺爺諸酋聞其死爲酌酒相賀云

飛事母至孝尤折節下士居恒覽對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少喜豪飲帝戒之

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或問天下何時太
平答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秦檜議
和帝前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飛恚曰君臣大倫根於
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帝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
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以是尤爲檜所
忌先是兀朮屢敗謀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
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岳少保
身且不免况其他乎及是果驗

劉錡

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
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他日戰于柘
皋敵望見錡軍曰此順昌旗幟遂引去完顏亮南下調
兵六十萬連營數十里望之若銀璧然時宿將俱亡獨
錡在金人憚之亮下令敢言錡姓名者斬又枚舉南朝
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莫應亮
曰吾自當之然錡是時竟以病不能成功未幾嘔血數
升而卒

吳玠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間皆格言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小利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孔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玠晚節頗多嗜慾使人漁色成都又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

吳璘

璘始屯和尚原玠議棄原別築壘於殺金平以防虜騎深入璘時遺玠書曰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阨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未幾兀术以十萬衆至璘率輕兵自原轉戰七晝夜與玠合虜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勢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誓曰死即死此退者斬時兀术陣於東韓常陣於西而璘則以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輒發虜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韓常左目中流矢遂宵遁自是二酋不敢窺蜀者數年

陝右之役金將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爲陣胡世將問璘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

步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
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傷則更
代之遇更代則以騎為兩翼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疊陣諸將始聞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
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
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敵遇遂用
之二酋大敗去

張憲

憲岳飛部將也秦檜與張俊謀殺飛誘飛部曲能告飛
事者重賞卒無應聞飛嘗欲斬王貴誘貴告飛貴不肯
曰為大將寧免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檜俊
不能屈因劫貴以私事貴懼勉從之時又有王俊者號
鵰兒善告訐嘗為憲所刻檜使人諭之鵰兒輒從於是
檜俊以憲貴俊三人皆飛部曲使其徒自相攻詰以及
飛父子則主上不疑俊遂自為狀付鵰兒使妄言憲謀
還飛兵及劉濟又使憲自誣得岳雲書命憲營還兵計
其書無有則又妄稱憲貴焚之矣當是時俊親行鞫煉
雖密院故無推勘例不顧也憲被掠身無完膚卒不服

竟殺之、

牛皋

皋亦隸飛部、飛嘗遣皋攻隨州、襄三日糧、糧未盡而城已拔、僞齊嘗遣甲騎五千薄廬州、皋遙謂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何爲、衆愕然、不戰而潰、其威名懾敵若此、會上巳日、統制田師中大宴諸將、皋遇毒亟歸、謂所親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講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或言皋於飛將中最善戰、檜惡飛、先使師中毒之云、初金人之渝盟也、帝手札賜飛、令從便措置、飛命皋及憲貴等經略東西京、及河南北諸郡縣、時李寶捷曹州、捷宛亭、渤海廟、董先姚政捷潁昌、劉政捷中牟、張憲復潁昌淮寧、王貴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皋及傅選捷西京、捷黃河、孟邦傑復永安軍、楊遇復南城、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又捷沁水、追至郤原、降其張太保成太保等、又破金高太尉於濟源、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河南府、梁興又取河北懷衞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是時金人大震、未幾飛還朝、死于獄以爲恨云

張俊

俊握兵最蚤屢立戰功軍中有張鐵山之號時以張韓劉岳並稱而濠梁之劫挫亦不小帝於諸將中待之特厚然時時警敕自淮西入見則敎其讀郭子儀傳或召入禁中則戒以毋與士大夫毋與民爭利晚年力贊和議與秦檜善岳飛寃獄韓世忠力爭之而俊獨助檜煆煉成其獄心術之殊也

劉光世

光世於諸將中最先進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令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然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惟結內侍康履以自固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爲秦檜所忌故榮寵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帝嘗謂曰卿須見之實事毋徒托空言蓋默窺其微云

劉子羽

子羽以父韐死靖康之難痛憤幾不欲生三年廬於墓自是羸疾不堪吏事入武夷山不出者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初朱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羽因熹請益授以易之不

遠復三言蓋子羣讀易有得謂學易當自復始故以告熹也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並別母呼嗣子珙付以家事後二日卒學者稱屏山先生

李寶

金亮南侵寶奉詔以舟師由海道北會膠西至石臼島則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僅隔一山時北風盛寶禱於石臼神俄有風自柁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握刃待戰是時敵不知王師猝至而寶風駛舟疾過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碇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亟發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燄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殪之溺死者甚衆俘三千餘人斬其大帥完顏鄭家奴等時金亮得報大怒勒令諸將三日渡江於是內變猝起遂殺亮論者謂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殊可憂也寶之功於是為大云

朱弁

弁使金被留嘗遺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他日具酒食召被掠士大

餞餞年酬詔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吾事畢矣衆泣莫能仰視弁笑談自若太上大行弁操文哭之詞云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高宗得而讀之感泣不自勝後放歸

洪皓

皓嘗使金被留迫使事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還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唶曰此眞忠臣目止劍士爲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言編竄也冷山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皓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燃馬矢煨麵食之其後悟室攜之入燕因得聞二帝居五國城密遣人奏書獻桃梨栗麵聞祐陵訃則北向泣血操文以祭詞致悲壯讀者揮涕焉久之會金主以生子大赦放還既遣復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登舟矣皓留虜中十五年時同使者十三人惟皓及張卲朱弁得生還而皓尤獨聞天下其

在金所著詩文金人鋟梓之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身處患難而屢賑人於急外戚趙伯𤩽隸悟室戲下貧甚皓時賙之范鎮孫祖平爲傭皓言於金人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參豕鬻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者皆力拔以出獨爲檜所疾不死於敵國而死於姦讒然皓死後一日檜亦死子三适累資政大學士适位宰相遵終端明學士是時兄弟鼎立子孫森然皆有文世以爲忠臣之報云

胡銓

秦檜決策主和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上疏爭之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舉以使虜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胡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

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此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卽不得已

而至於用兵我豈遽出虜人下而無故反臣之欲屈萬
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
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
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
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
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有未可知者雖然倫不足道
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
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
參知政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
亦曰當拜臣嘗詣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
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
騎長驅尚能得其折衝禦侮之力耶臣竊謂秦檜孫近
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
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
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
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
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是時宜興進士吳師古鋟
木傳之金人購其書金懸千金以購

張守

守嘗上疏高宗、畧云陛下處宮室之安、則當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當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當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當思二帝母后語言嚬笑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當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當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其詞激切悲壯、天下傳誦之、

晏敦復

敦復嘗論黜和議、秦檜使所親諭意曰、公能曲從、兩地可旦夕至也、敦復曰、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其勿復言、初檜拜相、制下日、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人告以其言爲過、至竄胡銓、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秉國便敢爾、他日亦何所不至、帝甞謂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祖、晏殊也、

秦檜

檜專政久、施全刺之不中、磔於市、自知人多積怨、禁人

私作楚史先是李光嘗以作私史遠竄及是以光子孟堅猶能省記光史為編置峽州朝士八人皆連坐時有鄭瑋者告其鄉人與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詔編管太學生張伯麟偶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詔杖脊刺配　檜陰險崖穽深阻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之李光嘗與檜爭事語侵檜檜不答俟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其擠排人類如此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其誣人罪狀不過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曰有無君心臺諫論人章疏皆檜自艸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　自檜獨相至死之日凡易執政二十八人中丞諫議往往甫入即出久之或一閱月或半年惟王次翁歷四年以金人敗盟獨持不易相之論故德之深也檜既病劇子熺猶諳帝請代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乃溘然猶遣其子塤夜見臺諫謀奏已為相會詔下檜熺亟致仕乃止是夜檜死檜父子開門納賂富堪敵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其無日不儆酒器台書畫持其細也　物論與孫壻可[illegible]

二帝北行、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弟撻懶、爲任用。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一家婢妾、忽航海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朝士皆謂檜與㮚傳同拘、而檜獨歸、且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中間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之盡、就令縱之、必質妻屬、又安得與王氏偕、是時惟范宗尹李回、力破羣疑、薦其忠於帝、帝曰、朕得檜、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

何鑄

秦檜欲殺岳飛、先使鑄鞫其獄、鑄爲飛白其寃、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但強敵未滅、無故殺一大將、非社稷長計、檜因改命万俟卨、已乃奉檜指、再遣使金、使事祕不傳、論者謂金是時厭兵欲和而難自己發、故計使檜盡室航海歸、陰謀其事、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檜之遣鑄、蓋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傳金知之而并議速諧也、

羅汝楫

岳飛之獄、汝楫爲侍御史、附會殺之、後汝楫卒、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然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政

善姑往祠之，甫拜，竟不能起，卒於像前，

王十朋

秦檜死，上親策士，諭考官曰，策中有指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攬權爲對，擢第一，上嘗除十朋起居郎，胡銓侍御史，謂銓曰，比除臺官，外議云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已出知饒州，饒並湖多盜賊，聞十朋至，一夕遁去，移知夔，饑民乞留不得，斷其橋，十朋從間道去，他日衆葺橋，卽名之曰王公橋，又移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方患水，非十朋莫能鎮撫，其所居書室，扁以不欺二字，初聚徒梅溪，受業者百數，學者稱梅溪先生，

袁韶

韶鄞淳熈進士，累官參知政事，韶父故爲小吏，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買妾臨安，旣得，察妾有憂色，問故，女泣曰，妾故趙知府女，家四川，父殁家貧，鬻妾爲歸葬計耳，韶父惻然，卽奉還其母，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給歸且用破矣，何以酬，韶父曰，賤吏不敢辱貴人女，聘財可勿論，仍罄橐中貲給之，獨歸，妻迎問爲道其故，且曰，無

子命也、若命有之汝豈不能育、未幾而妻孕、明年生諮

陳亮

亮字同父、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淳熙中、輒詣闕上書萬言、畧云、錢塘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艸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易屋之士十萬數、乃文墨小異者、已足稱雄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爭中原、臣固知其難也、又云、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且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今世之才臣、自謂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且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云云、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基業、乃用以博一官耶、遂渡江歸、亮之歸也、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頗犯

士一士惡之首之刑部事下大理箠掠無完膚誣服不執獄上孝宗故知之詫曰秀才醉後狂言有何罪劃其奏於地乃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被殺者訟出亮意復論死時辛棄疾高其才爲力救之復得免他日鄉人宴會特末胡椒置亮羮胾中蓋鄉俚敬客以此爲異數而共席者適暴死謂異味有毒乃陳上舍使殺我訟之官復論死會大理鄭汝諧得亮名大駭曰此天下奇士奈何無罪殺奇士爲力言於光宗又得免　亮初生而目光有芒壯喜談兵議論泉湧下筆數千言立就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理於分寸於諸儒誠有愧焉乃至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意蓋指朱熹呂祖謙也對策光宗朝奏名第三御筆親擢第一已知爲亮則又大喜曰朕擢果不謬方議大用之故賜第告詞有天嚚遺朕之句乃甫授簽書建康而一夕卒亮之第而歸也弟充迎拜於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貴澤首逮汝各以命服見先

人於地下足矣有志未逮聞者悲之

朱熹

熹自幼穎異甫能言父指天示之對日天也熹問日天之上何物父奇之授以孝經一閱輒題其端日不若是非人嘗從羣兒戲沙中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則八卦也登紹興中進士第歷五十年而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簞瓢屢空處之晏如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熹立朝疏論時政凡數十上俱極切直其言遐任大臣則日陛下所取必其平日疲懦輭熟又於中擇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妨於我者然後畀上位加之是以除書未出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決非天下第一流其言風俗紀綱則日方今宮省禁密之地險邪小人得窟穴盤據於其內而莫敢誰何於是諸在位者至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而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

楊萬里

韓侂冑築南園屬萬里爲記餌以掖垣萬里日官可棄

記不可作侂胄恚自是臥家十五年侂胄誤國事久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故凡邸吏報時政者皆不以告一日忽有族子來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姦臣韓侂胄專權無上搆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筆落而逝萬里初請敎張浚浚勉以誠因名其室曰誠齋學者稱誠齋先生

呂祖謙

祖謙之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性本卞急一日讀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祖謙故呂好問孫得中原文獻之傳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揣摹曰此必江西小陸文也發卷果九淵人服其精鑑

蔡元定

元定字季通八歲能詩其父發博覽羣籍自號牧堂老人嘗授以程張邵氏諸書元定曰孔孟正脉也因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深涵其義聞朱熹名往師之韓侂胄攻僞學逐熹及元定遂謫道州元定不辭家卽就道熹

從遊數百人餞別蕭寺有泣下者元定怡然賦詩有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句遂杖屨與子沈徒步走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色至舂陵遠近來學者甚衆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閲三日卒

元定之初詣熹也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令先從元定質正焉其於圖書禮樂制度無所不精跡古文奇字秘義有不可解元定一過目輒解之熹嘗言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其在貶所講學不輟愛之者謂曰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吾何忍拒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能發明先儒所未及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

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龜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九齡　陸九齡九淵

九齡舉乾道中進士第教授興國軍時會有茶寇九齡從衆請兼主備冦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事也以故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毋入其治家一稟於禮閨閫之內肅若朝廷與弟九淵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

九淵字子靜三四歲時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至深思忘寢及總角聞人誦伊川語則曰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不類其間多有不是處讀論語即疑有子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同然

九淵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或有懷而不能自吐者代為條析悉如其指至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之者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闕欠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答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九淵嘗與朱熹會鵞湖論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延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一時環聽諸人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語無極而太極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家居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常滿雖耆老亦多扶杖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其在荆門稱神明吏一日慨然謂其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克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其屬僚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

浴更衣端坐而卒

張栻

栻浚之子自幼習聞家庭忠孝之教長師胡宏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孝宗初浚起謫籍開府治戎而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識者稱爲有用之學

黃幹

幹有志學問嘗往見朱熹會熹他出遂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幹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熙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吾與處甚有益遂以其子妻之已熹疾革取已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亦復何憾

李燔

燔學術稟朱熹嘗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纔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故其處貧賤患難恬不爲動入仕四十二年而被服布素如故云

陳淳

淳受業朱熹久之有得嘗言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醞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

陳寅　何克　劉銳

寅守西和州北兵十萬壓境寅知不免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登高堡自飲藥死二子亦死母傍城陷寅登樓望闕再拜曰城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遂伏劍死時何克守黎州亦以城陷不屈死其妻陳先聞克被係卽走與俱元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求同死耳克死卽自殺又有劉銳者一家死事其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左右爲之感慟

辛棄疾

棄疾能文尤工長短句悲壯激烈其䟦開禧箚書畧曰

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恥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棄疾既沒其墓傍僧舍時有大聲疾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徹夜不絕後謝枋得過而聞之曰此必幼安也爲秉燭作告文擬旦日往祭文成而聲寂

包恢

恢嘗知建寧其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糜金錢無算恢曰彼非犬彘安得一日而生五子毀其祠轉運江西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作疏宗恢疑之呼其子問泣不言微求之母孀與僧通惡其子諫坐以不孝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勿離跬步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出旋納僧籠內以歸恢知使人要其籠置諸庫逾旬吏報籠中臭恢乃命沈諸江語其子曰吾爲若除此害矣

陳自强

自强韓侂胄童子師也侂胄既貴自强倚之苞苴盛行四方至書必題其緘云某物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賂金帛充牣都城火自强所貯

一夕盡燬燼侂胄首遺之萬緡於是執政及列郡聞之貴敢不助未幾得六十萬緡幾倍所獻嘗語人曰吾惟一死以報恩王蓋居恒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敗自強竄嶺表

賈似道

似道少本博徒落魄無賴以其姊有寵理宗爲貴妃遂詔廷對擢太常丞自是恃寵無忌日縱遊娼家夜即燕遊湖上逼夕不返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燈火異常顧左右曰此必似道且詢之果然使京尹戒之弗悛也已歷平章賜第葛嶺襄陽圍急似道日坐葛嶺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淫樂其中惟故博徒得入縱博餘人無敢輒窺者會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似道見縛而投之火似道既敗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時福王與芮募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賊所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侍妾時尚有數十虎臣盡屏去之奪其寶玉撤轎蓋使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以謔之每斥其名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見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俛首不答蓋潛

之南請似道爲之也屢諷之自殺不聽猶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卽死行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汪立信

元兵大舉似道督師江上乃名立信募兵應援立信受詔卽日上道遇似道於蕪湖似道哭謂曰不用公言以至此因問公今何向曰江南已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至建康見守兵皆潰無可爲乃帥所部數千趨高郵將控引淮漢爲後圖已聞似道師敗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遂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中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

江萬里

元兵入襄樊失守萬里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意及聞警執門人手曰余雖去位猶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城陷遂赴止水死時家人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殮之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貌豐偉美晳如玉秀眉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天祥以法天不息對其書萬言不屬藁一揮而就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帝親擢第一德祐初元兵三道大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爲發郡中豪傑結諸洞蠻而以烏合萬人赴義或謂曰子是行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朝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齊如此而社稷或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聲伎滿前及是盡削去罄家産爲軍資每語時事輒慷慨撫凡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五坡嶺之潰天祥既被執見元帥張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

傑天祥曰吾不能捄父母乃爲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
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
弘範曰國亾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
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亾不能救爲人
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
使護送入京　天祥在燕凡三年元主知終不屈與將
相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遂不果至
元十九年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云欲取文丞
相於是中外頗疑之元主爲召入問曰汝何願天祥對
曰某受宋恩爲宰相無事二姓理願賜一死足矣元主
猶不忍遽麾之退時有方贊宜從天祥請者遂從之俄
有詔止勿殺則天祥已死矣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
今日事已畢南向再拜乃就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
尸面如生撿衣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
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　趙時賞者天祥起兵時監軍也空坑之潰天祥妻
妾子女皆被執時賞坐肩輿元軍問爲誰時賞紿曰

青婦文身以應天禍也并之天禍以此得逸時有係累至者時賞輒麾去曰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用以是得脫者甚衆是時劉洙亦被執臨行刑洙顛白辯時賞叱之曰危耳何必然時多其壯烈、

謝枋得

枋得性豪爽忠義自矢每與人論國事必扼腕抵几跳躍自奮徐霖比之驚鶴摩霄舉進士對策極攻時相宋亾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屨東鄉哭人不識以爲病狂也已去賣卜建陽市有問卜者惟取米屨委以錢率不受後人稍稍識之延爲弟子論學已忤魏天祐天祐強之北枋得即不食惟茹蔬果至京尋謝太后攢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不汝若哉臥病僧寺留夢炎使人持藥雜米飲以進枋得怒擲之地終不食死、

李芾

元兵南下芾守潭州力不支城陷名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爲我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諾置

酒飲其家人，極醉，盡刃之，若乃自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屍，因還家，自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號呼而自刎。

趙卯發

卯發通判池州，元兵至，知不可守，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誼當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吾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請先君死。卯發姑止之。未幾城陷，卯發書几曰：君不可叛，賊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縊從容堂。蓋卯發始作堂，名從容，取從容就義意也。元伯顏入，得其故，歎息，爲合葬池上，祭其墓而去。

陸秀夫

德祐初，君臣播越海濱，無復號紀，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時惟秀夫追隨，每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二王沒，羣臣欲散，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有一成一旅中興者，天若未絕宋，安知不可復爲國。乃復擁立衛王。厓山之危，負王蹈海死。

趙氏

永新趙氏，譚婦也。元兵破永新，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同匿校舍，為賊所執，賊殺舅姑，欲汙趙，臨以白刃，趙愈厲曰：吾從舅姑地下耳，肯從賊。遂與嬰兒同遇害，時血漬兩楹之間，入甎為婦人與嬰兒狀，久之宛然，或磨以砂石，煅以熾炭，卒不滅。

宋外國

高麗

宣和中，高麗主俁求醫於朝，詔遣二醫往，留二年而歸。醫行，語之曰：聞朝廷用兵伐遼，遼兄弟之國，存之猶足為邊扞，女眞虎狼，不可親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歸，奏其言，而已無及矣。

于闐

元豐四年，于闐遣使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表詞重複數百言，其貢物甚多。先是開寶二年，國王遣使來貢，使言其國有玉一塊，凡二百三

十七斤願以上進乞遣使取之

大食

大食貢多犀象太宗嘗問其使犀象以何法取對云象用象媒誘之至至則漸以大繩羈縻之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殺之小者不用弓矢可補獲其國王居以瑪瑙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磚活石爲灰帷幙用百花錦

高昌

高昌漢車師前王地唐貞觀中侯君集平其國以其地爲西川者是也太平興國中王延德使其國及還敘木程以獻按其所經有鵰子族族臨黃河用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以渡又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又歷格囉美源西方北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鴈之類極多又歷伊川其地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鄂鐵石高昌地極熱每盛暑人穿地穴以居飛鳥群萃河濱或飛起即爲日氣所爍

五行

熈宗天眷初元有龍見於熈州埜水初見一蒼龍良久沒次見金龍爪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無怖色三日始沒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馬前有大蟾蜍三時始沒郡人競往觀焉　衞紹王時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上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乃清是水失其性也其爲災異明甚若如傳言黃河清聖人生恐聖人之生當亦不在今日也且傳又言黃河清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以禳災譴而乃復詩示四方乎臣竊未喻

選舉

大定中廷試既畢上謂宰臣曰自來御試賦題皆士人嘗擬作者頃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故知題難則名儒擅場題易則庸流僥倖　泰和中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禮查大定故事第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衣

爲更衣，既可防濫，又不失體，上從之。 金制有經童科，天會中，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五經及論語、孟子，世宗命教養之。明昌元年，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艸皆有法，尤夙有孝行，章宗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憂旱詩，上嘉賞，爲賜本科出身。

左企弓

太祖既定燕，欲從初約，以燕與宋，企弓獻詩諷之，有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之句。

海陵王

海陵矯情飾詐，却尚方食示儉，衣常用補綴者，而營造南京，運一木費二千萬，輓一車役五百人，用黃金飾宮殿，金屑飛空如雪，弗惜。 遷都燕京，有司圖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無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甚言君賜者，命授五品官，其人暴疾，竟不及授。

賜伯雄

海陵問鬼神事于伯雄伯雄曰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

張浩

世宗時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以問浩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上曰誰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寢

麻九疇

九疇以神童名見章宗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上大奇之

崔立

哀宗既棄汴走歸德元兵圍汴立時自稱太師爲逆兩宮及梁王荊王與諸宗室齊赴青城是日宮車三十七輛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合五百餘口次取三教及一切技術諸屬並赴北大約如宋靖康故事　立性淫狡每託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因令聚省中親閱之擇有姿者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故殺十數人者又薰索括民金寶百慘

倍至會元兵入立方在城外亂兵入其家悉取立妻妾珍寶且盡立歸無如何爲之一慟而已其後立爲李琦等所殺梟其首以望祭哀宗尸掛闕前槐樹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爲所汙也

完顏陳和尚

元兵破鈞州和尚時在鈞知勢不可爲趨避隱處俟殺掠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擁至行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捷我也衛州之捷倒回谷之捷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負國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勸其降至斫足折脛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死不絕聲大將義之酬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完顏絳山

哀宗自縊幽蘭軒近侍皆散絳山獨留放火焚幽蘭爲兵所執問爲誰答曰我完顏絳山也兵曰衆散若何獨留曰吾君終於是吾候火滅收其骨耳兵以告帥帥義之曰此奇男子絳山乃拾餘燼裹以敝衾瘞之汝水上再拜慟號將赴汝水死兵救之竟不知所終

天文志

司天之說尚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致謹於斯者也。是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天文於是有測驗之器焉。然古之爲其法者三家：曰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周髀、宣夜先絕，而渾天之學至秦亦無傳，漢洛下閎始得其術，作渾儀以測天。厥後歷世遞相沿襲，其有得有失，則由乎其人智術之淺深，未易遽數也。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興，定鼎于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爲者也。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

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緯淩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候者具有簡冊存焉若昔司馬遷作天官書班固范曄作天文志其於星辰名號分埜次舍推步候驗之際詳矣及晉隋二志實唐李淳風撰於夫二十八宿之躔度二曜五緯之次舍時日災祥之應分埜休咎之別號極詳備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矣是以歐陽修志唐書天文先述法象之具次紀日月食五星淩犯及星變之異而凡前史所已載者皆略不復道而近代史官志宋天文者則首載儀象諸篇志金天文者則惟錄日月五星之變誠以璣衡之制載於書日星風雨霜雹雷霆之災異載於春秋慎而書之非史氏之法當然固所以求合於聖人之經者也

五行

至正三年秋六旱興國路永興縣雷震擊死糧房貼書於縣治朱書其背云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未庸敝厥渠魁且擊庭前小吏貼書各尹章至元十六年六月彰德路有黍自生成文紅稭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下節云天下刀兵至正之季彰德路天寧寺塔

忽變紅色自頂至踵如粉煉之初出于爐頂上光燄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復然先是河北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內忽一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門尉以白留守因聞上有旨付法司訊之但云薊州人及問姓名詰所從來則惘若無知也惟喃喃妄言禍福及笞之忽失所在 至元五年京師童謠云白鴈望南飛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謠云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此皆詩妖也 至正十二年陝西會州等處地震有移山湮谷陷沒廬舍不見其跡者會州公廨墻圮得弩五百餘張長丈餘短者亦九尺人莫能開挽

曆志

夫明時治曆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莫不重之其文備見於傳記矣雖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

調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爲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旣久而不能不差旣差則不可不改也元初承用金大明曆世祖平宋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衡等以爲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冬至曆成詔賜名曰授時曆十八年頒行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李謙爲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徵考證前代人爲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

河渠志

水爲中國患尚矣知其所以爲患則知其所以爲利因其患之不可測而能先事而爲之備或後事而有其功斯可謂善治水而能通其利者也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澤以開萬世之利而周禮地官之屬所載瀦防

濬遂之法甚詳當是之時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壞而後水利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時王安世董戒獻議穿漕渠或建策防水決是數君子者皆嘗試其術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書猶可考其故厥後凡好事喜功之徒率多爲興利之言而其患顧有不可勝言者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隄爲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節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淸平灤無墊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淸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不可泯也

速哥

太宗時速哥嘗奉使至金諭者令下拜速哥曰吾大國使肯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速哥飲畢即懷其卮以出已從歸途默圖其山川阨塞及城郭堅瑕之

狀以獻因獻所懐金卮上喜曰吾得金於汝手中矣

郭侃

侃事憲宗常從征西域自癸丑訖巳未凡入年下其城無慮數百降其算灘數十算灘華言王也中有乞石迷部地方入千里相傳四十二世勝兵數千萬侃至悉平之其國王殺宰構以沈檀木侃縱火焚之香聞百里得其七十二絃琵琶併五尺珊瑚燈檠以獻

世祖后弘吉剌氏

宋亡其幼主朝於上都是日大宴后獨不樂帝詰之后曰妾聞自古無不亡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幸矣帝又名后視宋府庫舊物后徧視訖無所取帝怪之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我我何忍取帝爲側然宋太后全氏不習北方風土后請令回江南帝不許后再三言之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其家不可保此豈所以愛之也誠愛之但時加存恤使便安可耳后退乃益厚待之

趙孟頫

孟頫字子昂至元中程鉅夫奉詔搜訪江南遺逸才以孟

頫人見頫才氣英爽望之若神仙中人世祖一見喜甚從容諮訪治道命坐右丞葉李上嘗與侍臣論文學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云　孟頫詩文奇逸讀之使人飄飄有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眞行艸書皆妙絕名天下嘗有天竺僧涉數萬里來求其書爲國寶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無不精緻所著有尚書註又著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秘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仕終集賢學士宋藝祖十一世孫德芳後

葉李

李字太白以耿介廉直受知世祖趙孟頫嘗侍帝側帝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業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謂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丞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曾無一語規正李布衣能伏闕上書直斥其奸是賢於夢炎也汝獨以父執故不敢斥言可賦詩譏之於是

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

金履祥

履祥嘗從王栢登何基之門其學於天文地理陰陽曆律之秘靡所不覽究會宋政物屏居金華山中寄情嘯詠以終其身初宋未亡履祥猶有經世之志襄樊之師日迫宋人坐視莫敢救履祥爲進制敵之策請發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以擣其虛則襄樊之師不攻自解且備敘海船所經郡邑與巨洋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終莫能行其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所上書咫尺無異云

許謙

謙初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與語良久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惕然遂刻意研討凡所讀書悉别以鉛黃朱墨意有所到輒表而識之知是數年乃盡得其奧

小雲石海涯

雲石自號酸齋棄官歸賣藥錢塘市詭姓名易服色人

夢謫者遊深山澗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怪之知其非常人賜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輒援筆立就竟持被去自是人間競傳蘆花被詩晩年詩文日益遂其艸隸等書能變古人體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或得其片言尺牘寶之若拱璧也視生死若晝夜儵儵然若將遺世而獨立云

巙巙

巙巙得許衡之學丰神凝遠望而知爲貴介公子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不能折之順帝好觀古名畫巙巙進郭忠恕比干圖一日帝覽宋徽宗画歎賞不已巙巙徐奏曰徽宗瀹多能惟一事不能耳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國破身辱皆由不能爲君也帝爲改容巙巙嘗言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吿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者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其遇時事得失未嘗緘默尤善眞行艸書得晉人筆意人得其片紙寶若金玉云

余闕

闕字廷心進士及第順帝時奉命守安慶會陳友諒自

上游直擣小孤山，薄城下。闞率衆乘城，晝夜不得息，屢擊賊，敗去。會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勢不支。闞猶徒步揮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闞愈憤激，孤軍血戰，身被十餘創，城遂陷。闞知不可爲，引刀自刎死。其妻若子若女，皆赴井死。是時城中士民至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吾寧從余公死，不願與賊俱生也。闞酉意經術，五經皆有註，爲文章有氣魄，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屑也。篆隸亦古雅有法。治軍稍暇，即帥諸生會講，使軍士知尊君親上之義。號令嚴信，犯律者立斬，而身與同甘苦。當出戰，矢石如雨，士有擁盾蔽闞者，闞卻之曰：汝亦有命，何蔽我？故人爭樂爲死云。

徐氏

氏名彩鸞，浦城徐嗣源女，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輒欷歔隕涙。至正中，賊破浦城，徐氏從父逃，賊及之，欲殺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捨父而逼徐氏。氏紿父曰：兒義不受辱，父可急去。賊乃拘徐氏至佳林橋，徐拾炭題詩壁間，末云：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題畢，厲聲罵賊，投水而死。

附元末明初諸人

金 朱光卿增城人至元二年與石崑山鍾大明聚衆作亂僭稱帝國號大金建元赤符凡ㄥ月元兵滅之時又有惠州人聶秀卿稱兵與光卿合陳州人捧胡倡妖教自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岡合州人韓法師稱南朝趙王等皆討平之漳州人李志甫圍州城殺守將拗思監袁州人周子旺稱周王改年號亦敗滅　杞縣人范孟殺河南平章廉訪官謀非黃河道州人蔣丙何仁稱順天王皆討平之

天完 徐壽輝一名真羅田布賈也至正十一年袁州慈化寺僧瑩玉以彌勒佛教鼓動湖湘從者甚衆麻城人鄒普勝大倡其術壽輝浴鹽塘有毫光普勝以見之驚怪其推爲主舉兵紅巾爲號攻陷蘄黃壽輝以蘄水爲蓮臺行僭稱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普勝爲相凡九年其將陳友諒弑之自立

宋 韓林兒欒城人父山童世以白蓮教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

淮之人翕然信之而潁川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住等素後黠謀起兵奉山童為主時民間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謠至正十一年遣官濬河山童等陰鑿石人正開一眼於濬處瘞埋果掘得之民相驚亂福通遂詭稱山童乃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主中國建旗亦紅巾為讖偽詔有云藴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貴極江南富誇塞北又曰虎賁三千直擣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事覺官捕山童殺之子林兒逃入武安山中福通陷潁州等處衆至十餘萬自碭山來河求得林兒僭稱帝軍中呼小明王據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福通自為丞相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凡起兵者皆附麗之明祖亦用其年號僭位十年元兵來伐林兒福通敗走安豐張士誠又遣呂珍攻之福通敗走明祖挾林兒還金陵因此楚義帝也欲崇奉之用劉基言乃止又三年林兒殂

毛貴至正十八年陷膠州脫歡死之又陷萊州益都及濟南守將愛的戰死陷般陽路攻郭州至棗林樞

密副使達谷珊戰死貴走據濟南建寧與館置屯田三百六十處甚有紀綱

關先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等陷遼州虎林赤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進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又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略遼陽王士誠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管賽因不花死之尋俱敗死

自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至正十八年趨關中陷興元遂入鳳翔攻鞏昌李思齊等擊破之走入蜀

吳天保故猺賊至正七年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命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寇沅州陷靖州命湖廣江西二省合兵討之尋死

俞君正安陸人至正十二年聚衆陷荆門州郢州聶炳死之別將党仲達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義士范忠荆門僧李智固率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

田豐初爲黃河義兵萬戶至正十七年叛聚衆陷濟

寧復陷東昌益都廣平大掠退保東昌自固二十一
年戰敗降元而刺殺察罕帖木兒其子擴廓帖木兒
仍攻復讐豊伏誅

芝蔴李即李二蕭縣人燒香聚衆起兵至正十一年
與彭早住趙君用攻陷徐州據淮安趙稱永義王彭
稱魯淮王脫脫征徐州芝蔴李等遁去尋死君用奔
毛貴尋殺貴據益都其黨又殺君用早住奔濠州

羅添麟陳積萬連城縣人至正六年聚衆攻陷九江
江西浙江兩省兵討之其黨羅得用殺添麟積萬以
降餘黨悉平泉州賽甫丁據福州尋敗死

李武崔德等至正十六年聚衆破潼關參政述律杰
戰死同知樞密院事定住等引兵復潼關未幾復攻
陷之豫王阿剌忒納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復
陷商州後奔李思齊皆被殺

周全元懷慶守與別將伯顏帖木兒有郤殺之降于
劉福通時察罕方駐兵洛陽福通使全攻之察罕登
城責以大義全愧退福通殺之

達等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淳以計擒塗福應必達復其城

吳

張士誠小名九四泰州白駒場民弟三人士義士德士信並以販鹽爲業至正十三年士誠起兵陷泰州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以陰陽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立樞密院弘文館所信用徐義徐堅典親軍李伯昇兼制軍事幕官錢蘇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爲參軍分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已而請降于元授太尉求王爵不許遂自立爲吳王據姑蘇士信自爲丞相凡十四年士義先死士德爲徐達擒于鎭江不食而死及明祖攻姑蘇圍之甚久士信在城上忽飛礮碎其首而死士誠見兵大潰謂其妻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縱火焚之劉氏乃自經士誠擁至建康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遂自縊死士誠兄弟竊據驕佚弛慢久而後亾非不死也

時有十七字讖云、丞相作事業、專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別、

漢

陳友諒、沔陽人、世爲漁子、嘗泊舟磯下、有烏噪曰陳皇帝、遂自負、與友仁友貴、聚衆應徐壽輝、隷其將倪文俊麾下、後盡殺其部屬、自稱漢王、尋弑壽輝、僭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凡四年、與明祖戰於鄱陽湖、明兵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郭興用火攻、乘風焚其戰艦、友仁友貴皆焚死、友諒欲退保鞋山、明兵追擊、友諒中流矢、貫顱而死、張定邊夜載其尸、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凡四月、明祖親視師南昌、理遂御櫬肉袒、率張定邊降、明祖憐之、諭慰友諒父母、凡儲蓄資裝、令理自取、封爲歸德侯、後徙高麗、命善待之、

夏

明玉珍、一曰旻珍、隨州人、世農家、至正辛卯、爲青山屯長、應徐壽輝招、授元帥、隷倪文俊部下、壽輝遇弑、珍自稱隴蜀王、尋僭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定賦稅、十取其一

開廷試凡五年卒子昇嗣改元開熙明祖遣湯和等討之昇面縛啣璧出降送至京師封歸義侯

慶元方國眞初名國珍一曰谷珍黃巖人世以販鹽爲業至正八年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姪亞初聚衆爲爲盜叛服不常張士誠據姑蘇元患之欲藉眞收士誠因授眞浙江行省參政兄國璋等皆轉官令擊士誠士誠納款于元元命眞還治慶元兼領溫台至有三郡之地明祖下婺州眞以三郡來獻且將以子關爲質上曰交質此衰世事今既眞心來歸須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用質爲厚賜遣還眞又以金玉飾馬鞍爲獻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賢才所用者穀粟布帛珍玩非所好也却之初眞約杭城下即納土來朝及克杭州眞據郡自若上屢書責之眞不報遂遣湯和討之眞懼欲揚帆遠去颶風輒不利窘迫不知所爲乃奉表乞降至建康入見賜第食祿終身初海邊有山不生草木名楊嶼謠云楊嶼青出海精無何鬱然其年眞生亦其驗云

福建

陳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福清人、少孤、病頭瘡、傭于富室羅氏、常與羣兒樵蘇、設隊伍爲戲、羅奇之、將以爲胥、媪不悅曰、頭病郎足壻耶、因尖鸞而棄于鄰、鄰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名飲食、乞于羅媪、竟壻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困、然其爲人勇沉、喜俠、擊斷不問家人有無、要以借軀徇急、自行其志而已、至正十二年、隸汀州判蔡公安下、以巡檢從討山賊、爲清流令、數征討有功、遂守汀州、廿五年、明祖遣參軍胡深入閩、深沒于陣、友定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入閩、兵勢日盛、至洪武元年、明祖命湯和廖永忠進兵攻之、友定輒戰不利、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等訣曰、公等善爲計、吾爲元死耳、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英輔等亦自縊、及大兵入城、與友定出、俄値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死、並執送京師、太祖面詰曰、元已亡、若爲誰守、殺吾胡將軍、又不內使者、今何儘也、友定恚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我死乎、遂并其子棄市、

